攜手

真人真事真名



1919 — 2013

汝霖與首姩攜手一起

走過那年中國戰亂年代

軍閥割據，全面抗日，國共戰爭



一個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的自述

1919 - 2013

汝霖詞兄首[illegible]嫂雅正

汝稱飛將功居首

霖濟蒼生喜慰姅

甲申七夕桐城[illegible]翁張鶴

目　錄

編者話

本書編輯者是楊汝霖與王首姘的次子楊震寰，本書主要根據楊汝霖 84 歲(2003 年)時寫下的自傳『萬里長空任翱翔』，該手稿由長子楊宰寰於 2004 年 3 月整理印刷成冊，加上王首姘的自述及過去的老照片一起編輯而成。

2004 年 8 月由於台灣台南水交社眷村兩老在此住過超過五十年的老宅將被拆除，兩老搬到桃園中壢與次子楊震寰比鄰而居，方便就近照顧家居生活及就醫等等。次子楊震寰由於與兩老朝夕相處，老人總喜歡談以前總總往事，因此斷斷續續的記錄下兩老過去的記憶，將這些過去的往事真實的記錄下來，讓後代子子孫孫了解先人為我們後代所付出的艱苦歲月，今日在台灣美好安定的日子並非自然形成的。我們上一代經歷民國初年的軍閥割讓，日本的侵略蹂躪，國共戰爭的慘烈鬥爭及台海兩岸長期的緊張對峙，他們犧牲親情、愛情、財產、工作、興趣、享樂甚至戰爭造成身體殘障，不管自願或被動他們全力長期投入戰亂的漩渦中，銷耗大半人生，戰亂造成的陰影攏罩他們一輩子，這些是我們後代子孫應該知道並珍惜他們給我們帶來的美好安定日子。

讀者可透過臉書 FB 或微信

電子信箱 : charlesyang3600@gmail.com

與　楊震寰　聯絡

1 · 童年

1919 年 5 月 7 日（農曆）我楊汝霖在中國大陸湖北省廣濟縣北門楊家莊出生，我父親楊勳南生於清朝同治十二年(1874 年)是清朝時期縣內的秀才，我母親李秀蘭生於清朝光緒十一年(1885 年)，我父親原配吳氏過逝後再娶我母親續弦，吳氏生一男兩女，我母親也生一男兩女，我是全家的老么備受寵愛。廣濟縣是一個山城(1987 年改名為武穴縣梅川鎮)，四周都是山丘地，我們屬小康家庭，父親以家族田地放租及收租為主要收入，祖父在附近開了一家以販售糕餅糖果及雜貨的小商店叫泰和祥，我小時常到泰和祥商店抓糖吃，鄰居街坊都稱我是糖娃娃。

我小時候是一個好玩不喜讀書的小孩，每天父親都會安排我在家中需要讀書及寫毛筆字的課程進度，但只要父親出外收租或辦其他事情，我就會翻窗戶出外找鄰居小孩一起玩遊戲如捉迷藏、擠暖(小朋友在牆面互相擠壓)、滾鐵環等，我們這村的小孩常到穿過城內的河灘旁與十字街或西門的小孩打石頭戰。每次從外玩回家就要面臨父親的處罰，但每次都是母親護衛下免除了杖罰。在家人中我同父異母的大哥楊相霖比我大十多歲，許多識字讀書的學習都是由大哥負責，所以我與大哥感情很特殊，他對我童年成長時期許多事情均扮演重要角色。

我五六歲有記憶開始，我們家鄉就常有不同的軍隊(如軍閥直系吳佩孚軍隊、北伐軍桂系軍隊、中國共產黨軍隊、縣府自衛隊)或多股土匪強盜，他們之間偶而有小規模軍事衝突，但多數時候是強者進城，弱者退出，避免正面衝突。有時我們小孩在河旁打石頭戰時會在河面上看到浮屍或在河邊檢到軍隊丟棄的槍枝武器，有一些百姓或縣城自衛隊會要求我們繳交給他們，他們也會給我們小孩一兩角錢，在我們村里是見怪不怪的現象。軍隊他們輪流進城的目的是攤派軍餉及軍糧、抓壯丁補充兵源或添補軍中勞役、強佔民宅當臨時軍營休整或吃飯並順手牽羊搜括財物。這種經常的軍費攤派的做法讓我們當地居民實在吃不消，所以每當有不同部隊進城，父親就會帶全家老小躲到南彎山丘上的佃農家或靈山上的山洞中。最可惡的是軍隊離城，我們還沒回到家前的空檔期間土匪強盜會去家中再一

次搜括搶奪，連鍋碗瓢盆也不放過。

我父親有一次避難時全家快到目的地前，他突然想到家中尚有貴重物品未藏好，他趕回去家中後就來不及再出來，他只好躲在家中的牆壁夾層中，三天後我們回到家將父親從牆壁夾層中救出時他已奄奄一息，休息許久才復原。一位我父親兄弟的小孩剛滿十八歲，有一天遇上軍隊進城要抓他當兵，他往山上狂奔逃跑，軍隊立即派員追捕，追捕中遇到一懸崖，距下一個山頭有近五公尺之遙，這小兄弟居然一躍而過，軍隊人員不敢跳只有回去部隊，但這小兄弟一直往山區跑，不敢回家，五天後軍隊出城後他才回到家，身體虛弱驚嚇過度，不到一個月他就病逝家中。

在我八歲時，我看到家鄉共產黨組織兒童團將親人戴上高帽子綁起來遊街，他們呼口號打倒土豪劣紳，他們也肆意搗毀廟宇神像，父親怕我有樣學樣，將我送到附近山區的一家私塾就學。

＊ 初次與首姙有接觸

我與首姙的這段婚姻可以說是始於父母之命，親上加親，我父親是首姙母親的堂兄共曾祖父的親戚。記憶中我五歲時家中辦過一次宴會在客廳擺了一桌酒席，說是為我訂婚，當時我也不知道什麼叫訂婚。到九歲那年，家鄉遇到吳佩孚的軍閥部隊與北伐桂系軍隊打戰，我們一家躲到鄉下的陳家灣去避難，在那裡遇到首姙一家人，這是我與首姙第一次見面，我當時的印象是她頭髮紮了一束紅絲帶，白白的皮膚蠻可愛，似乎身高比我高一些，記憶中最深的地方是當我們大家一起搓湯圓時，我發現首姙右手無名指的指甲與我左手無名指的指甲同樣有些奇怪的皺紋。從那次避難見過面後，一直到十三年後於 1942 年我們在成都才正式再見面。

2 · 求學

我十二歲以前並沒上過正式學校，我在家除由父親教我讀書(有史鑑摘要，百子金丹及梁啟超的飲冰室集等)寫字外，我同父異母的哥哥楊相霖(大我十六歲)以他在求學期間的作文或以前考進士時所做的文章教我背頌，另外父親也安排我到附近一為方姓老先生的私塾學四書五經。

我十二歲由哥哥相霖帶我到黃岡直接進入團風縣立中心小學六年級下學期讀書，我的數學能力是哥哥在家中教的，所以我就這樣讀完小學。1933 年父親帶我到武昌參加初中入學考試，考試項目只有國文及數學，國文以作文為主我寫的很順心，數學在哥哥惡補下居然答對六成題目，我考上湖北省省立二中，二中校址位於武昌西捲棚，據說滿清時代是貢院所在地，我進學校時還可以看見至公堂和明遠樓等古蹟。

我當時必須要住校，因此我這一生首次離家自己生活。初中畢業後，我繼續考湖北省省立二中高中部，雖然在準備考試期間我頸部長癤疮睡不安穩，但我幸運順利考上湖北省省立二中高中部。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爆發，當時我是高中二年上學期剛準備開學，聽到學校校園廣播系統公告此消息，頓時全校同學紛紛高呼“打倒日本侵略鬼子”“大家踴躍參加抗日戰爭”，全校師生情緒高昂，我也希望能盡一己之力報效國家，但我不知道如何投入這場抗戰行列？這時剛好有位同班同學姓蔡，他說他考上飛行學校，他鼓勵我們同學都去試試，這些時日學校中流傳許多小報敘述我空軍英勇奮戰的抗日事蹟，更是令我嚮往選擇以空軍飛行的抗戰途徑保家衛國。

在蔡同學的指引下，我們班上有十八位同學一起報名前往漢口參加第十二期特班飛行考試，考試項目除一般學科外，最重要的是要通過嚴格的體檢，體檢中包括

發育是否正常；各項肢體反應是否靈敏；尤其視力是否正常良好，我們十八位同學中只有我一個人通過體檢，同學們看到我這瘦弱矮小的體型居然被錄取，十分驚訝。

在我接到錄取通知前往報到地點報到時，負責體檢的航空醫官特別出來與我握手恭喜，他告訴我本期招生全國有三萬多人報名，最後只錄取兩百三十人左右，實屬不易。

記得當時在漢口報考人數是一百二十多人，結果只錄取四人；其中只有我與袁宏俊兩人飛出來，高華被訓練淘汰後轉學通訊，另一位是上海籍的呂明誠在訓練中淘汰後回他上海老家，沒有再聯絡。

1938 年初在報到前有一周空檔，我回到廣濟老家與父母同住了三天，父母親為我是否應該參加空軍飛行訓練，將來一定會參與空戰，兩老十分擔心，父母都希望我繼續學業或參與軍中後勤工作比較安全，當時母親身體狀況並不是很好，所以是整日以淚洗面，父親則是不斷勸我重新考慮這項選擇，但我將遴選過程詳細告訴我父親，同時讓他老人家知道國家目前多麼需要這類人才來抵抗日軍侵略。

由於母親始終很難過，父親心有不忍但又無法改變我的決定，因此本來我打算住四天，父親要我提前一天回去報到，臨走時母親低著頭坐在客廳椅子上一言未發，當我握住她的手時，我感到她的手強烈顫抖著，她說不出話只是頻頻揮手要我上路，我抱住母親大聲哭出來，我父親將我拉起要我出發，當時他塞給我二百銀元，要我好好保重，他希望我飛行學校畢業後能再回家看看，但是這次離家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我父母的面，直到 1947 年 3 月抗戰勝利，我從美國受訓回國後我才重新踏上故鄉的土地，這時只有面對父母的墳墓，真是造物弄人。

3．中央軍訓練校報到與入伍

1937 年 10 月初我由家鄉折返漢口準備報到的第三天，田家鎮即因中日戰事漫延而遭封鎖，田家鎮是我返回漢口必經的路，如果晚兩天我可能趕不上報到及去四川成都的渡輪船期，那我這一生可能就完全又不同了。

在我報到的隔天，由於中日戰事漫延逼近武漢，我們這批第十二期特訓班受訓學員立即搭乘輪船順長江西行，我剛上船只認識在漢口考試錄取的其他三位同學，由於各省都有錄取的同學，有的南腔北調、有的生活習慣不同、有的飲食方式不同，彼此互動笑趣橫生，年輕人活力充沛噱頭多，不到一天大家就打成一片。我發現許多同學背景形形色色，各行各業都有(有公務員、有軍人、有大學生、有生意人、有工廠老闆、甚至有大學教授)，同學袁宏俊就是電信局員工，這真是大江南北五湖三江的英雄好漢集聚一堂，共同為抗日戰事盡一份力，講到激昂處大伙一起高歌抗戰歌曲。

船西行首站停靠沙市，我們在此停留幾個小時，我曾上岸四處看看，本想找我高中同班同學，由於時間倉促而作罷。輪船來到宜昌需要換船，我們在宜昌住了幾天，宜昌雖然是湖北省境內大城，但城內既無高樓也不繁華，我們同學無處可去只好在碼頭附近小茶館中打紙牌消遣。

由於江水變的湍急，因此需要換船身較小馬力較大的輪船，同時船只能在白天行走，晚上靠岸休息，沿途經過秭歸和豐都，連一盞路燈都沒有，我們既使上岸也不敢離開碼頭。經過三峽時，沿途景緻相當壯觀，雖然沒有遇到『兩岸猿聲啼不盡』的情景，但兩岸聳立的山巒和彎曲的河道，倒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而我們身置其中更顯得渺小，所以古人曰：『蜀道難，難如上青天』，沿途船身搖晃厲害，有些同學有些不適應想嘔吐，我一路尚好，但當船停泊萬縣時，我們同學一起到市區逛一圈，當我回到船上發現身上奇癢無比，

全身都被咬的遍體鱗傷，同學中也有幾位與我一樣奇癢難耐，引起領隊注意，要我們將衣服丟棄江中，到浴室用水沖洗再塗抹藥水，我們才脫離此奇癢，據船上工作人員講是因為萬縣多竹林，農夫常為增加耕地會砍伐竹林並焚燒竹子，竹子上有一種比蚊子螞蟻及跳蚤還要小的小黑蟲叫蝠子，這種小黑蟲咬人就會讓人奇癢難耐，用拍打或抓癢是無效的。

船抵達重慶後，因為要等車轉往成都目的地，我們同學一起在重慶住了兩個星期，公家每天發給我們每位同學兩角四分的生活費。在重慶當地物價便宜，到公共食堂吃一餐飯兩菜一湯只要一角五分。雖然發的生活費有限，但有些同學將生活費花費在看電影上，結果沒有錢吃飯，我看不過去，用一角錢買四、五支熟玉米分給他們吃。另一方面我父親在我離家時給了我二百銀元，我偶而會找幾位要好的同學到餐廳打牙祭，四川餐廳的菜多半比較辣，有時會辣的胃痛，所以我大部份時間還是在公共食堂用餐。

在重慶逛街時遇到我饒華柱姑爺，知道我父母非常關切重慶遭日軍飛機大轟炸及我的安危，在我坐輪船的沿途停泊地點我都有寄信回家，似乎我父母並未收到我的信，讓我感受到『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情景，戰火撕裂了親情，讓千萬的父母身感無奈與擔心受怕。

由成渝公路乘車抵達成都後，我們這批同學旋即進入中央軍校空交輜入伍生團接受飛行前的軍事訓練，因為我們是來學飛行的，軍校只是暫時代訓，所以帶隊的班長對我們比較客氣。在伙食方面，我們每個月比軍校生多一元五角，同時成都的物價也相當便宜，因此每頓飯都不離雞鴨魚肉，至於軍訓方面，教官反而怕我們受傷影響未來飛行訓練，因此許多訓練項目只是點到為止，所以我在單雙槓和跳木馬項目上，入伍時不會，結訓時還是不會。

在中央軍校受訓時的帶隊團長是柏嶽(軍校三期)，他很愛護我們，有時半夜巡房會為同學蓋被子，副團長是軍校五期留日生，隊長是軍校七期，都對我們很好近乎放任，結果我們這群桀驁不馴的大男孩有些夜不歸營、有些打野外時偷子彈、亂放槍、有些偷倉庫軍用物資如翻牛皮的靴子、粗毛軍服、毛襪等，被抓到的同學只是口頭警告了事。有一次同學認為洗澡用水桶不夠，就到十四期軍校受訓生的營房中拿走了十個水桶，結果被十四期軍校受訓生發現，在雙方拉扯水桶時互相碰撞進而互相扭打，結果雙方均有同學受傷。這事件可鬧大了，當時中央軍校校長是蔣中正，教育長是陳繼承，教育處處長是黃杰，此事特別被提到校務會議中討論，結果是團長遭到調職處分，我們這群桀驁不馴的大男孩整隊被遷出軍校，遷到新都寶光寺，在這裡我們是睡三層舖，每天與菩薩為伍，在軍事訓練方面更是鬆懈懶散，我們幾位同學平時有空一起到附近竹林中養鴿子玩，放假日就到成都市區逛街。



圖為入伍訓練軍裝



圖為蔣中正校長巡視中央軍校

＊　冥冥之中牽引我與首姢之間關係的

睡我上鋪的同學叫李乃樑，由於朝夕相處成為最好朋友，他的來頭可不小，他父親是李毓華時任甘肅軍管司令，因此由於他父親關係，成都當地有些士紳富豪與他父親熟識，所以會邀請李乃樑在假日去家中玩，自然我們同學也會跟著他去打牙祭。

冥冥之中似乎有些事情在牽引我與首姢之間的關係，事後回憶起來著實感到命運真是曲折多變，但似乎老天也有意在安排我與首姢的一生。事情發生及演變如下:自我九歲見過首姢後就沒見過她或談過話或通過信，所以我對首姢的印象很淡，甚至我早已忘記我們小時候曾有過婚約的事。當我與同學在成都受訓期間，由於我們是未來的飛行員，因此在男女交友上很吃香，常是少女追求對象。

在中央軍校受訓末期的一個週末，李乃樑邀我們同學(我、袁宏俊、陳允瑞、宋傳學)一起到一家張姓當地士紳家中作客，張家大伯曾經當過縣長，家中有多位成員曾擔任過教育界官員，家中學養氣氛很濃。我們到張家中受到熱情招待，張家成員中有位剛從高中畢業準備報考大學的女孩名叫張崇讓，我對張小姐印象很好，我們兩人似乎也談的很投機，在晚餐吃飯時張小姐的祖母對我們五人一一詳細垂問，她老人家似乎對我父親秀才背景及我小時學經書詩詞的過程有些好奇，第二天張家大伯早上找我們五人一起坐下來，他出題目以他們家居生活環境為主要我們做四句七律詩，他給我們一個小時去思考並寫出。我們五人中只有我小時候學過詩詞，所以只有我拿毛筆寫下四句七律詩如下:

竹搖風動飛黃葉　松靜雲圍落黑鴉

公愛幽居閒逸樂　一輪明月一壺茶

張小姐的祖母及大伯都讚賞不已，第二天中飯後我們五人就準備回部隊訓練中心，在步出張家大門的行走中，我與張崇讓走在最後，張小姐問我是否一定需要

回部隊？是否可以留在她家，由她大伯另行安排行政方面的工作？我面有難色，張小姐從口袋中拿出幾張她個人照片，要我隨便挑一張作紀念，我同學宋傳學看到照片就主動拿了一張，張小姐立即搶回去，聲明只送我楊汝霖一人，我當時十分驚訝受寵若驚，接著張小姐主動邀請我一個人下次放假時到她家玩。

我回到部隊後十分困惑，十分猶豫是否要進一步踏入這個感情的漩渦中，於是我寫信給我同父異母的哥哥楊相霖(時任鄂東行轅財政部專員)，沒想到哥哥大力贊同我與張崇讓小姐進一步交往，哥哥是看重張小姐的家族背景，對我將來發展會有很大幫助，哥哥甚至主動寫信給父親陳述這門婚約對弟弟人生的重要性，哥哥強調汝霖小時訂親的過程太過時，跟不上現代文明世代，也太荒謬，尤其哥哥認為父親與首姩的母親是堂兄妹，血緣太近，可能會不利下一代子孫的成長，亦恐有違法之嫌。

另外哥哥強調他也是這種習俗的受害者，哥哥與其第一任妻子也是從小訂親，最後離婚收場就是證據(因為哥哥是大學畢業生，而嫂嫂鄉下人不識字，兩人溝通出現很大問題)。所以哥哥認為汝霖與首姩這兩個年輕人既不認識又沒感情，同時首姩從未進過學校受過正常教育,如何能匹配汝霖未來的身份及生活環境？而張小姐是城市姑娘女子高中畢業準備上大學，張家在成都算是大戶人家有頭有臉，她與汝霖相愛，這必定是一樁好姻緣，希望父親能成全。

有關我哥哥離婚的題外話 ：

我哥哥楊相霖在黃崗縣政府財政科當專員期間，嫌在家鄉的老婆太土，因而提出離婚之訴，楊相霖為休妻還做了打油詩(離婚囑咒)如下；

“ 前年該死，去年該埋，葬在破頭山中，应該絕代”

“ 今生嫁人，來世嫁鬼，打入剝皮地獄，永不翻身”

父親看過我哥哥的來信後，勃然大怒，父親寫給我的信中說：『為父還沒死，輪

不到相霖作主說三道四，婚姻大事父母作主，首姙賢淑有禮，飽讀詩書，外表端莊美麗是一位難得的好女孩。近來母親身體微恙，三姐出嫁外地，因此家中缺乏操持家務的人手，為父決定與王家親家公親家母商量，是否可以同意首姙以準媳婦的名義搬到我們家來？一方面由為父協助她與吾兒取得聯繫，互通信函進一步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幫忙為父在家內外事務上操持協助。吾兒必須以首姙做為婚姻唯一選擇，勿再與張家小姐往來。』

另外一段插曲是，哥哥提到近親婚姻違法一條，父親特別書信請教同鄉楊竹軒，楊竹軒時任南京中央政府最高法院推事，回函中明示憲法中並無此條文，父親將回函轉給哥哥並強調，城市女孩洋氣重，假派頭，無三從四德的約束，根本無能也無意照顧夫君及夫君家人，那有鄉下女孩純樸實在，吃苦耐勞照顧家人。

＊　與首姙正式通信

果真 1939 年初我接到首姙的來信，信中附有一張首姙的照片，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成年的首姙，印象很好。父親為了證實首姙的學識根基，要求我與首姙以詩詞相和，我們第一次相和的七律如下：

首姙在第一封信中提出的七律

不須紅葉試題詩　已借瑤籤效唱隨

許立門牆沾化雨　畫眉人暫作良師

汝霖在第一封回信中相和的七律

征鴻天外喜傳詩　筆下生花願效隨

道蘊清才跨再世　班門豈敢妄稱師

首姩在第二封信中提出的七律

池塘幻想漫吟詩　月下徘徊隻影隨

愁聽鴛鴦弦蜀瑟　斷腸人望早班師

汝霖在第二封回信中相和的七律

兩載投軍可自豪　從無汙點染清高

德性理智監行動　敢話新潮不我搖

針對首姩擔心我在外的異性誘惑，我特寫下文讓她安心

休將酸性妒新情　爾莫規箴我自尊

謾道而今無曼史　何需多慮又多心

由於與首姩的書信聯繫，逐漸增進我們之間感情的昇華，此後我沒有再與張小姐聯絡或見面。

我們在入伍訓練結束前，我們必須參加一次夜行軍從新都到成都才能算畢業結訓，我與李乃樑不想走那麼長的路，於是向黃壁千班長請假，沒想到他居然准我們兩乘車先行到成都，在旅館中等待。

後來黃班長請我在他與我們學員合照的紀念冊中留言，我寫到下面幾句話：『離意綿綿別懷耿，唱驪歌之別曲，恨執手於河梁，春風化雨之沾不久，泰山北斗之仰何遲，能不暗然銷魂，但月有盈虧，人有聚散，前途無限，冀重睹之能期，五內有音，願精神以常照』。

後來我知道黃班長找我們許多同學都簽字留言，以後如有空戰英雄出現在我們同學中，黃班長會感到與有榮焉。(下圖照片是入伍同學出遊合照)。



4. 進入飛行學校學習初級飛行技巧

在中央軍校經歷八個月的入伍訓練後，在畢業典禮上飛行學校派出九架『弗力特』飛機編隊飛行通過我們畢業典禮的上空，表達歡迎我們加入空軍行列。隔天我們就轉往成都近郊簇橋的太平寺機場開始學習飛行。到空軍飛行學校後，除熟悉環境外我們又做一次體檢，在這段期間，飛行教官與航醫就被同學戲稱為『兩隻老虎』，因為飛行教官只要說某同學跟不上飛行進度或被航醫判定身體狀況體格不符飛行標準要求，該同學就會被淘汰轉往空軍機械或通訊或直接調往其他軍種。



圖為『弗力特』飛機

我在初學期間的運動課時，我在蹲地上被李乃樑開玩笑從背部壓制，對於突然的壓力造成我內傷，口吐出鮮血，我與李乃樑都嚇傻了，經航醫檢查我肺中有雜音，我面臨要被退訓的命運，還好航醫同意我休息一週後在檢查，結果由於緊湊的訓練進度，這件事也不了了之。

我們最初學習飛行時，是使用『弗力特』雙翼機，我們這組的教官是七期的陳世雄，廣東人。當我第一次升空時由於飛機震動關係，視線有些模糊，但不久就沒有這種現象。至於空中的飛行動作除教官示範外，平時我們就需要抓住飛行操作要領和瞭解飛行狀態與地平線間的關係位置。飛機起飛與落地時對速度的感覺是否敏銳，飛機起飛與落地及地平線間的關係拿捏程度是否精確，什麼時候應該將飛機拉成水平？什麼時候準備飛行升或降？教官的每一項示範我們都要一步一步去學習，飛機在天上飛，如有狀況不知如何處理時，是十分危險有可能墜毀喪命，不像學開車，有問題可以停在路旁檢修。所以我們這群平時屌兒郎噹的年輕人，一上飛機個個拉緊神經規矩認真學習。

(下頁照片是汝霖入伍由教練帶領試飛『弗力特』飛機訓練)。



圖為汝霖入伍由教練帶領試飛『弗力特』飛機訓練

初級飛行的科目包括：起飛落地、大中小轉彎、道路八字及對飛行編隊的感覺。初級飛行時每組五人，而我們這組可說是最不幸的，因為我們教官陳世雄的女朋友是在華西壩唸書，有一次他單飛表演飛過華西壩上空時表演超低空，結果拉回角度太大造成失速墜毀，當場死亡。接著我們換了另一位黃希憲教官，記得第一次帶我們飛時，說我們這一組全部組員的操作技巧都不合格，讓我們大家嚇出一身冷汗怕被立即淘汰，第二次飛行訓練後就說我們全部組員的操作技巧都合格，他的說詞是要讓我們繃緊神經，當我準備上黃教官第三次飛行訓練前一天，我們機場警報大作，表示日機將來轟炸，依規定飛行教官必須將教練機立即飛到其他附近機場以躲避飛機遭受炸毀。黃教官帶一位機械士將教練機飛起不到五分鐘遇到日本戰鬥機來襲，黃教官想以超低空逃過追擊，結果掉進河中，機械士當場死亡，黃教官受重傷並瞎了一隻眼。待日機空襲過去後，我們這組一下子沒有教官帶我們飛行訓練，校方也傷腦筋無法立即補充飛行教官，我們五個人每次都到飛機旁站著，如果其他組有學員缺席，而飛行教官願意帶我們，我們就可以上飛行訓練的課，如果都沒有飛行教官帶我們，我們這組學員一起去找飛行班組長，由他指定飛行值日官來帶我們，由於飛行值日官每天換，而且飛行值日官也不願擔太多責任，總是挑一些簡單的項目教我們，因此其他小組已在飛道路八字和定點著陸時，我們卻還在學大中小轉彎混時間，根本談不上有進度，我們這組同學都擔心如果這樣下去，我們只有被淘汰的命運。當時空軍的飛行訓練方式是師法於法國與美國的制度，也就是初級飛行訓練要強迫淘汰百分之六十，換句話說我們

這期飛行學員有三百二十人，依此制度，初級飛行訓練就要淘汰近兩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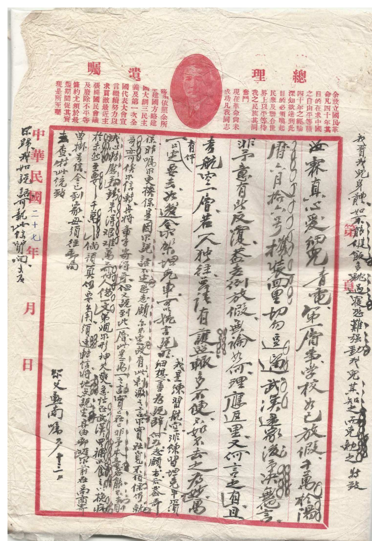
事關我們這組學員是否是因技不如人被淘汰或因沒有教官訓練敢不上進度而遭淘汰，如果是後者，我們是很不甘願，因此我們集體找組長向飛行訓練班主任呈請協助，幸運的事，主任主動到部隊中調來一位專任教官潘國琰也是廣東人，由於潘教官原先不是教官，在教學上似乎欠缺一些教學的技巧及耐心，但也在短期內教完初期飛行我們該學習的訓練項目。

初期飛行訓練結束，各組要輪番送考，以決定是淘汰或進級，主考官就是我們組長，碰到我們這組考試，主考官似乎有些手下留情，一方面是我們這組受訓過程命運多災多難，另一方面給新來的教官一點面子，結果我們這組五名中有兩名進級，我與李耀佳過關進入中級飛行訓練。其實在我們五人考試過程中只有我一人全部科目都通過，李耀佳只有起落及格、其他同學連起落都未通過考試。此次考試下來，總計我們本期進入中級飛行訓練的學員有一百三十二位，被淘汰的學員立即搬離飛行學校，遷移到八號營房，然後依據個人性向及意願改學領航、機械維修或飛航通訊，如果都不願意就發旅費讓他們回家鄉。

其實每期淘汰的標準也不完全一樣，基本上是參考同期平均進度而定，比如高我們一期的第十一期的同學，他們術科學滿十五個小時若還不能放單飛就會被淘汰，而我們第十二期的同學科學滿十二個小時若還不能放單飛就會被淘汰，主要是取決於主考官的認定是否該期有百分之四十的學員達到進級標準。我只飛了七個小時就可以單飛，在同期同學中算是中上等。

在初期飛行結訓時，我接到父親的家書(如下頁圖)，他希望我能回去家鄉一趟，一方面他兩老思念幼兒(我是家中老么)，母親身體不好，怕來日無多，另一方面首姙已到我家幫忙料理家務，父親希望我趁此次返鄉能將首姙帶到學校附近，就

近照顧我，同時可培養夫妻感情，父親在多次來信中提到各種返鄉的路，如走水路或陸路的途徑走法，自重慶到巴東走水路，再由巴東經興山、保康、老河口、駐馬店、正陽、息縣、商城、團陂、蔡家河、劉公河，再接陸路就可到廣濟。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月　日

一路上要穿便衣掛上『我是難民』的布條（如湖北省廣濟縣第一區第九保楊勳南難民條），不要帶航空役證，不要帶錢，儘量帶水及乾糧在身，穿草鞋，衣著簡樸。父親甚至建議我在飛行學校學飛行，可以借一架小飛機飛到家鄉附近的兩個小機場(在家鄉一東一西的立煌及英山兩個小機場)降落，甚至父親提到家鄉廢棄的清朝貢院大操場也可做為小飛機降落的地點。不論用何種方式就是希望我回家一趟，但是戰況緊急，我們根本沒有假可放，初級飛行過關的同學立即安排下一階段的訓練課程。在這國難當頭時刻，親情只好擺一邊，實屬無奈。

＊　父親來信描述家鄉狀況

當時日軍已經打到湖北省廣濟縣，在武穴鎮石佛寺中日雙方軍隊在此有激烈的爭奪戰，雙方死亡慘重，日機天天來轟炸，父親與家人躲到百家園避難，同時村裡也發生瘟疫，在小垸場每天都有二至三人死亡。石佛寺爭奪戰，日軍勝利，但日軍進城三天就離開，由日本人找當地人成立『日本自警團』管理當地。

但日機轟炸並沒有中斷，先前用「空炸彈」，炸彈在空中爆炸成許多碎片殺傷力

很強，許多百姓躲在屋內或樹下都被碎片殺傷或殺死，後來日機又投「鋁燒彈」，被炸到的房子會燒好幾天無法用水撲滅。父親與家人避難三個月才回家，結果前院三間廂房都已燒成灰燼。由於日本自警團的成員嚴查當地與外地的通訊信件，所以父親要我注意信封地址千萬不可涉及軍事或公務機關名稱，以免遭人扣帽子。

我當時在受訓期間，父親常寄『百子金丹』文章讓我讀，所以我曾經用『恕人』及『濟時』筆名投稿空軍刊物「八一四特刊」、「紅武士」、「青年空軍」，我托同鄉偷偷帶回給我父親，父親特別珍惜。我在飛行學校畢業時，寄上五十塊現大洋及三張照片，父親收到很感動也很欣慰。

父親信中特別要求我做人要誠實，休閒時不要賭博，我父親提到我們住家隔壁的一對年輕夫妻張華年及夏相的事，這對夫妻平日遊手好閒，吸毒又好賭，由於戰亂，村中來了許多外地人，有一天這對夫妻與一群外地人聚賭，結果賭輸了，這對夫妻賴帳跑回家中躲藏，他們認為只要躲幾天，外地人離開就沒事。幾天後的一早，夏相站在家門口吃早餐，有個人經過拍了夏相的背一下，夏相受驚嚇跑回家中，晚上吐血而亡，兩週後她丈夫張華年也不明原因病故。村內傳說是這對年輕夫妻在賭場遇到練家子（有功夫的人)。

另外有件多年困擾父親的事，同昌行欠我父親的債務糾紛拖延多年未解決，就在我三姐蕊貞嫁給張國勳（軍校五期）時，同昌行主動將多年欠款還清。可能是戰爭時期，軍人當家的原因罷。

5. 進入飛行學校學習中級飛行技巧

在準備進入中期飛行訓練時，我們從原先的訓練基地太平寺機場遷往雙流機場，記得舉行第一次紀念週會時，譚以德科長（航校一期）對我們訓話，他以飛機老舊和人體健康做比喻，他說:「人咳嗽會不會死，不會死，同理飛機咳嗽（就是飛機機械故障發出聲音）當然也不會致命，只要沉著，小心去操作，應該會轉危為安」，當時我有些聽不懂他講此話的意義，當我看到我們將用來訓練是那些老舊飛機如道格拉斯、羊城、復興、柯塞等飛機時，我大略可體會譚科長的講話涵義，飛機雖老舊但只要堪用，故障的機械修一修就可再用，國難當頭，財政困難狀況下，好飛機都上戰場作戰，訓練用飛機只好湊合一下。

由於不同飛機機型，不僅操作方式不同，各項儀表擺放地方也不同，而且機械設備裝置零件都不同，有時機件故障找不到可換的零件，往往機械員會到報廢的飛機上找相似的零件，常常飛機一發動就出問題，我們在飛機旁等一天都沒修好，白白浪費寶貴的一天訓練時間，有時剛熟悉一種機型又換另一種飛機，又重新需要適應，由此可見我們當初受訓過程的艱苦坎坷。

幸運的是，中級飛行訓練時我們這組遇到一位好教官是七期的譚達光，譚教官不僅教學認真，而且如長兄一般地照顧及愛護我們，我們這一組有三位學員包括我、李錦光(廣東人)、吳述道（江西人)。譚教官的教學很仔細也重視啟發與聯想，對於我們學習進度，理解程度都完全掌握。譚教官從不請假，每個科目上課前他會先自行演練，找出關係位置和要領，再教我們實際去操作，如編隊飛行時，要確認飛機與飛機間的相關位置，飛道路八字時，他會先到現場找到地面的目標，然後帶我們到實地去演練，因此每次上完譚教官的課，都感覺收穫良多頗有心得。譚教官依據我們每個人學習能力調整每個人的訓練次序，李錦光反應靈敏態度積極，所以他總是排在第一個練習，我次之，最後是吳述道。在單飛及飛行編隊訓練上吳述道同學的訓練進度落後很多，他本身感覺很慚愧，主動向譚教官

表示願意接受淘汰申請退訓，譚教官含淚要求他打消此念頭，申明一定會將他帶出來，譚教官也挪用我與李錦光的訓練時間給吳述道加強訓練，結果譚教官真的將吳述道帶出來了。由於吳述道個性容易緊張，處事猶豫不決，雖然譚教官奮力將他帶出來，但更嚴厲的挑戰在他人生旅途中處處可見，1953 年吳述道在台中公館機場(現清泉崗機場)代我的班出任務，飛機剛起飛由於速度及起飛距離都不夠，結果飛機在機場邊摔倒墜毀在稻田中當場身亡。

當我們在接受中級飛行訓練時，對日抗戰愈來愈吃緊，從父親的家書知道家鄉被日機轟炸的很嚴重，同時告知家母過世的消息，我心理難過好幾天，1939 年我母親過世才享年 54 歲，父親在信中說在此亂世中天天擔驚受怕，倒不如早點升天，他叫我不要太難過，應以國事為先，趕快學好技術為保國衛民而努力。

在中級飛行訓練期間，不但是我們飛的是破舊不堪的飛機，同時我們的伙食也愈來愈差，雖然我們的伙食費已由每月十二元增加到二十四元，比軍校伙食費高出許多，但平日只有吃些大鍋菜如豆腐、大白菜、饅頭或米飯，雖然尚可吃飽，但營養不夠，我用我父親給的銀元，找同學好友李乃樑、張立濤、袁宏俊、許英一同到學校附近農家買一塊豬肉，再到田裡偷挖一些豆子，向農家借鍋子煮一鍋香烹烹的豬肉豆子湯，大伙一起大吃飽餐一頓。

在中級飛行訓練中，我曾經發生一次嚴重失誤，差一點被退訓淘汰。有一次教官在教我們練習三機編隊飛行，當飛機陸續降落機場時，在跑道上有一架道格拉斯飛機拋錨停止不動，我們學生單飛時都是只看長機的動作，根本沒有注意到周遭的狀況，我跟著長機降落滑行，長機看到那架拋錨的道格拉斯飛機立即閃過，我跟在後面來不及閃避，我飛機的螺旋槳將那架拋錨的道格拉斯飛機的左機翼削去一半，所幸的是那架拋錨的道格拉斯飛機上的教官與梁德齋同學並未受傷，我也將飛機緊急煞住，未造成進一步傷害。

事故發生，校務會議成立調查審查會，由教育處長主持，他們詢問我的重點是我的飛機與長機間距離是多少？實際我當時目測距離在二十公尺左右，如果我說實話，教官將受處罰，因為教官應該教導學員保持一百五十至二百公尺左右的距離正確。我寧願自己被淘汰而不願官受累，所以我說距離為二百公尺，因此審查會認定是我的失誤應受處罰，經教育處長與審查會委員討論決定處罰我勞動服務一週，每天清潔打掃教室及寢室內外。

中級飛行訓練結束，我們這期同學又淘汰了二十位同學，總受訓人數來到 106 人，遭淘汰的同學如初級飛行訓練淘汰的同學一樣，可轉到空軍其他專長如領航、機械、通訊等科目學習，不願意轉又無法回鄉的同學直接分配到戰鬥部隊參與實質的抗日戰爭。

在中級飛行訓練的後半段要準備分科，當時高級飛行訓練分為轟炸科與驅逐科，基本上這需要由教官來認定，依學生的性向、興趣和技術而定，轟炸機是由多人共同操作，飛機上至少正副駕駛，領航員及機工長，飛轟炸機的人員除飛行技巧純熟外，領導統合能力及組員間溝通能力也很重要；而驅逐機往往只有一人開飛機，所以飛驅逐機的人員需要個性獨立、反應靈敏並且膽大心細。譚教官勸我選擇飛驅逐機，由於這決定將影響我未來的發展，我好朋友李乃樑選擇了轟炸機訓練，他也希望我與他同在一起受訓。這件事情我也與我父親通過信，由於我父親愛子心切，另一方面他對空軍飛機了解有限，基於他在家鄉被日機轟炸的經驗，起初他問我是否可以選飛偵察機比較安全，當我告訴他我們只有兩個選項，他認為飛驅逐機與敵機在空中纏鬥非常危險，只有選轟炸機，但他建議我投彈時要飛得高，也要飛得快，儘快離開投彈現場，以免被自己丟下的炸彈炸到。後來我向教官請求讓我選擇飛轟炸機，事後多年回憶當年的決定似乎是對的，因為我們同期畢業飛驅逐機的同學經過中日抗戰及國共戰爭的洗禮，三分之二同學都陣亡。

6. 進入飛行學校學習高級飛行技巧

高級飛行訓練分為轟炸科與驅逐科，我選擇了轟炸科。由於空軍所使用的飛機完全要仰賴進口，而且從來沒有一支像樣的轟炸機部隊，當時空軍所用的轟炸機是俄製雙發動機的 SC 輕型轟炸機，數量也不多。所以我雖然是分發在隸屬於轟炸總隊的第十二大隊，但確是一個沒有轟炸機的部隊。在國內我們受訓並沒有飛轟炸機，直到我們到美國受訓才學過 B-25 輕轟炸機的飛行，但我始終沒有飛過轟炸機執行任務。

進入高級飛行訓練時，我們這一期同學又遷回到太平寺機場，我們班主任是轟炸科長韓德光，軍校二期畢業，我們都叫他「沙包」，因為飛 AT-6 放單飛時，後座總是加一個沙包來壓重，我的這組教官是軍校五期的陳恩傑，我們這組同學有四人除我外是竺克猛、劉起光及彭鉞臣，我們訓練科目重點放在如何運用空中氣流保持飛機適當的高度、在飛行中能見度不佳或氣象惡劣狀況下如何掌握飛行正確的方位及方向、飛機爬升或下降角度應如何掌握以免失速、如何有效控制飛機飛行及起降時的速度、如何操作轟炸機相關儀表設備等等。

我在高級飛行訓練中，學習態度有些屌兒啷噹，韓教官對我很不滿，所以在區段考單飛時，他讓其他三位同學去參加考試，就是不安排我去考，我們這組的三位參加考試的同學都沒有通過，我直覺教官是想淘汰我，我心有不甘，我直接去找班主任要求參加考試，班主任同意安排我參加考試，結果我通過考試，教官認為我是僥倖，要求我再飛一次，我的落地再次通過測試，教官很不服氣走開，班主任知道原由，因此他帶著我去向教官道歉，以後我會認真上課。

基本上，在高級飛行訓練放單飛之後，除非在技術上犯了重大錯誤，一般是不會再淘汰了。就在我放單飛之後沒多久，我們又換了一位教官是軍校六期的徐世龐。但是我隨性的習慣並未改善，有一次儀器飛行，教官要我保持向北飛行，我

卻將飛機作三百六十度的大旋轉，然後再北飛，飛機落地後，教官對我大發雷霆，斥責我不聽指揮，從此後徐教官再不帶我飛行，他只在我上飛機時告訴我要練習的飛行科目。在我們這期高級飛行訓練班將結束前有一科目是高空纏鬥，不幸的是有兩位同學在練習高空纏鬥時相撞而亡。

我們這期高級飛行訓練班將結束前，長官宣佈要舉行跳傘訓練，畢業前至少要有一次實際高空跳傘經歷，我們參加地面跳傘訓練一週後，就安排我們這組四個同學跳傘，當飛機飛到四千公尺時，教官要我們躍出機門依序往下跳，約三分鐘後才拉開傘環，起初並不感覺身體在下降，心想如果碰上上升氣流不知是否會越飛越高，事實並未發生上升現象，掛在天空的短暫時刻，有同學拿出小銅鑼在敲打，也有同學帶著哨子吹，我則大聲吼叫，突然我身體感覺急速向下掉，我開始恐懼，還來不及思考，我雙腳就快要著地時，我腳本能向上縮，結果屁股著地，我脊椎似乎受到傷害，整整疼痛了一兩週才復原。我同學中吳述道及賀潔埔兩人腳骨折受傷，另外有兩位同學在跳傘時保險裝置失靈因而喪命，從我們這期以後跳傘科目在飛行訓練課程中取消。

畢業典禮當天，舉行空中分列式，由兩組五機編隊群通過司令台，因為 AT-6 機種不夠，在典禮的前一天，才從昆明調過來四架小北美，每一編隊群的第二及第三號僚機就改用小北美，我剛好被指定飛三號的位置，而小北美飛機我從來沒碰過，所以畢業典禮前一天我借一架小北美機練習過兩次起飛降落，但是當天我飛的小北美機並不是我練習的那一架，當我們編隊在大操場跑道準備起飛時，我發現我開的這架小北美飛機煞車系統不靈敏，加了油門後有些煞不住，因此我們編隊滑行時，我機的右翼尖壓在二號前機的左翼尖，我打手勢叫二號機向前滑快一點，結果駕駛二號機的江憲鞏同學沒有領會我的意思，反而停下來看我，我只好加足油門往前超過二號機起飛，所幸未造成任何擦撞，只是編隊次序有點不好看，在司令台上的班主任與領隊張組長卻是急得要命，張組長猛用手指指腦袋，

表示要我們用大腦思考，當天主持畢業典禮的是軍令部長何應欽將軍，似乎並未發覺這種現象，因此典禮過後，部長犒賞我們全體師生一頓豐盛的晚餐，在餐會中部長特別舉杯感謝師生的辛勞，我們飛行訓練總算有一個令長官滿意的成果。。

自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1 月，我們結束近三年的飛行訓練，回想起來一方面是我個人有些飛行天份在學習飛行技巧方面領悟力還不錯，另一方面運氣也不錯躲過多次險境。記得初級飛行訓練快結束前，專任特技教官帶我飛特技，先做翻筋斗(loop)、螺旋(spin)和快滾(roll)等科目，當時高度儀表指示為三千英尺，此時教官教我做慢滾(slow roll)動作，同時將飛機爬升至三千五百英尺。當他開始作示範時，將調整片向前調整了不少，這主要是在飛機倒飛時機頭會比較輕，避免用力推駕駛桿，誰知他開始倒飛時機頭太低，以致造成飛機急速俯衝，當我看到地面景物越來越大時，我嚇傻了，兩手不知所措，只見教官拼命將調整片往後拉，就在似乎要撞地的那一霎那，飛機突然由俯衝轉為急速爬升，當飛機拉平後，我看到儀表板上的高度只有三百英尺，真是生死一瞬間。

另一次是在中級飛行訓練時，教官指定我單飛，當我將飛機試車滑行至起飛位置時，我必須加大油門才能起飛，因此我猛力踩下油門，突然駕駛座下方冒出大量黑色濃煙，我什麼都看不見，我踩不到煞車只好加大油門向前衝，希望能順利起飛，幸運地，在我將飛機飛起來時，黑色濃煙逐漸消散，我立即轉變降落地面進維修廠檢查，經檢修發現油管系統有漏油狀況，如果我執意繼續飛行可能會因漏油而墜機。



蔣中正校長簽名照片是由何應欽將軍頒給每位畢業同學

7. 分發到部隊服役

畢業後，我們遷出校區移到八號營房，每天無所事事等待分發，這段時間除同學間下棋打牌外，我與家父及首姙經常通信，由於湖北家鄉已是淪陷區，經常書信會遺失，家父急於將首姙送到我身邊，我與他們一直在籌劃從湖北家鄉到四川成都最安全的路線，首姙雖願意獨自前往，但父親堅不同意，所以從 1942 年初商討方案，直到 1942 年 9 月中旬首姙才從家鄉動身，1942 年 11 月到達四川成都，整個『千里尋夫』的過程充滿著膽識及驚險，這是我欠首姙一輩子都還不完的情。

我們在營區待了半年後，我們集體到轟炸總隊報到。當時隊長是軍校三期的趙際唐，另有兩位副隊長一姓吳一姓劉，這時我們由太平寺機場遷到鳳凰山機場，飛機則只有三架老舊的可塞機，我們十三位飛行員只有三架飛機輪流駕駛實在不夠用，每人可飛行的時間很少，實在是浪費人力資源。趙隊長到廢棄飛機存放的庫房找到兩架德國漢雪機，這飛機是單人座的俯衝攻擊機，外型堅固結實，隊長找飛機修理人員將這兩架飛機拖出庫房加以整修，並且隊長教導我們該機的結構、操作方式及特性，他讓我們利用此飛機練習起落、空中纏鬥動作及做俯衝投彈的練習。

有一次馬龍圖隊員練習俯衝投彈(是啞彈非真炸彈)，結果啞彈投進機場附近民房的廚房中，砸壞了老百姓的炒菜鍋，結果轟炸總隊賠償了事，所幸無人傷亡。另外馬仲伯隊員第一次上漢雪機，還沒搞清楚油門開關及煞車開關在何處，一上飛機坐進機艙後正要調整保險傘的位置，碰到油門開關，飛行緩緩滑動時他沒留意，等他發現飛機越滑越快時不知如何煞車，他回頭頻頻向我們求助，我們也無可奈何，幸運的是飛機快到跑道頭，他終於將飛機拉起撿回一命。

＊　首姙到成都與我見面 (下面是首姙口訴其經歷)

至 1939 年 4 月 28 日首姙到我家幫忙到 1942 年 9 月中旬離開我家，將近三年

半的時間首姅為我盡孝道照顧我父母，我由衷的感激。1940 年日軍已佔領我家鄉，日本人召集本地人成立的『自警團』到處亂抓人，首姅年輕貌美，早就成為這些流氓漢奸冀望的對象，十分危險，所以父親一再催促首姅去大後方與夫團聚，但又怕沿途危機重重。

1942 年 7 月我三姐蕊貞回娘家看父親，其實三姐是回家訴苦，因為三姐夫張國勳（中央軍校五期）在陸軍已當上團長，三姐夫在外已有小三，然而三姐夫的母親一直是由三姐蕊貞在家鄉夫家中照顧，近日三姐夫派一名中尉軍官及一名勤務兵來家中準備接他母親到湖南長沙團聚，但並沒有邀請我三姐一同前往。另外有同村一位姚姓少婦準備到貴州貴陽與她在電信局的先生會面。這些消息湊起來，父親認為可以大家一起同行互相照料，但首姅的父母還是不放心，因為過了貴陽後首姅必須獨自行走，從貴陽到重慶再轉成都實在路程太遠。但首姅很堅決一定要試一試，這關乎她的未來，最後首姅父母也屈服同意。

首姅提著一口皮箱及一床舖蓋卷，將雙方家長給的銀元金飾縫進舖蓋卷中，紙鈔縫在鞋墊裡。中尉軍官及一名勤務兵都打扮成農民模樣，大家都披上難民條，三姐夫的母親是小腳，無法走快，中尉另外僱用兩名挑夫，讓老太太坐轎子，首姅與姚小姐徒步跟在後面。由於長江沿岸大多數地方都被日軍掌控，所以他們一行先到陽新避開碼頭由老百姓的小渡船將他們送到長江對岸江西瑞昌。

到了瑞昌，中尉雇用到一輛老百姓的貨車，首姅與姚小姐也分擔一些車費，由於許多馬路不是被炸得坑坑疤疤，就是國軍為阻止日軍機械部隊進犯，主動炸壞一些道路，而且路線上有許多關卡檢查哨，首姅與姚小姐都必須下車徒步通過檢查哨才能上車，路上坐車也是顛跛厲害，十分辛苦，而且有些路根本柔腸寸斷無法車行，大家必須下車徒步前行翻山越嶺，中尉與勤務兵必須輪流背老太太，首姅與姚小姐必須幫他們扛東西，幸好向大後方逃難的人不少，大家多少會互相幫

忙，但群眾中難免有壞份子，尤其是小偷偷竊他人的細軟錢財，這時候千萬不可露財，首姩到一處村莊只買包子饅頭，而且在路途中一點一點食用，怕下一個休息地點隔太遠或當地已炸毀沒有賣食物可以果腹。整個行程到長沙之前走走停停，還要經常躲空襲警報，有時需要在荒郊野外過夜，又冷又餓又無法洗澡，真是十分艱辛。

整整走了十五天左右才到長沙，與三姐夫母親、中尉及勤務兵分手道別，首姩與姚小姐一起找一家小旅館吃飯洗澡休息，這是十多天難得的休息，但長沙也不平靜常有日機空襲。

首姩與姚小姐一起繼續搭車到湘潭，然後再坐船到衡陽，在衡陽市她倆到公路局打聽去貴陽及四川重慶的班車時間表，站務人員強調許多路都遭到破壞，可能一個月都無法上路，不過站務人員告訴她倆可以到貨運行打聽，是否有向大後方運送物資的貨車可以搭乘『黃魚』，亦即乘客與貨物一起坐在卡車上，車費由司機大哥自訂，坐此類貨車除吹風淋雨，道路顛簸不平外，更要擔心的是司機本身是否有案底或邪念，在深山野林中常有盜匪出沒搶財搶人甚至搶車，站務人員提醒她倆一定要特別小心選擇貨車司機。

她倆找到一家貨運行打聽是否有帶『黃魚』，當姚小姐找貨運行內一位中年大叔問事，這位大叔就是剛要出車的司機，她倆根本沒時間對這司機有所了解或探其根底，只是司機大略打量她倆一下就同意帶她們上路，首姩看當時狀況也沒有太多選擇，只好放手一搏。

上路後，每走一段就有檢查哨，她倆必須在檢查哨一兩百公尺下車步行，貨車過了檢查哨後一百公尺處等她倆上車，非常幸運的是貨車司機都會等她倆上車才開車，否則貨車司機放她倆鴿子，她倆帶的行李財物被司機帶走也追不上。

途中遇有強盜出沒區，貨車司機會與其他幾輛貨車一起同行可減少強盜搶劫的念頭，途中在深山中夜間路線不明無法開車，只好在這荒郊野外暫過一晚，貨車司機讓她倆躲在車下休息，首姈從未如此睡過，所以一晚不敢闔眼，她倆整晚緊緊靠在一起互相取暖、安慰。

快到桂林前有一小村落，貨車司機在村內要求休息片刻，她倆將行李拿在手上坐在路旁等待開車，首姈內急要向百姓借廁所方便，首姈就請姚小姐代看行李，當首姈回來發現姚小姐抱住行李發抖，首姈一問才知道當她不在時，有一男子一直在姚小姐身邊轉，找機會強奪姚小姐手上的行李，姚小姐嚇得大叫，這男子才走開，首姈知道原委，與姚小姐抱頭痛哭。

貨車司機到桂林就下貨，準備返程，幸好他幫我們介紹另一位貨車司機，由桂林轉往柳州再進入貴州省的獨山，這裡山勢更加險峻，車禍特多，過了獨山不久她倆搭乘的貨車在一處隘口陷入路旁一坑洞中無法行走，她倆就在附近一廢棄的廠房中又渡過驚嚇的一夜。

第二天再找其他往貴陽的貨車，結果她倆與其他乘客一起搭乘回貴陽的空貨車，這司機收費比其他司機貴許多，但此時已無討價還價的空間，只有硬著頭皮走下去。她倆坐車到貴陽後，姚小姐到電信局找她丈夫，結果發現她先生已啟程到衡陽去接她，姚小姐只好再回頭走，首姈透過姚小姐先生在電信局的同事介紹當地公路局的局長，首姈手持介紹信到公路局找局長，碰巧局長也是湖北同鄉，因此在局長特別安排下搭上前往尊義的公路局汽車，到尊義後再換另一輛公路局汽車開往重慶，到重慶一路尚稱順利晚上到達重慶後首姈住進一家小旅館，隔天試圖與姨丈聯絡，當時知道姨丈在中央政府經濟部中擔任小科長的職位，所以一早就去經濟部找姨丈，見到姨丈，拿到姨丈家地址，首姈就暫時搬到姨丈家住(這是

首姩出發前家人已安排好的事)，姨媽從小看首姩長大，但見到首姩似乎並不高興，也許是她剛生第二胎，生活拮据又家事繁多，所以首姩在那待的日子中主要是幫忙做家事及帶嬰兒，完全是一個下人的待遇，不過姨丈倒是很幫忙，協助首姩與外界聯絡。

1942 年 11 月中旬，首姩與我取得聯繫，我要首姩與我同期同學袁宏俊的妻子郭靜儀在重慶碰面，一起前往成都與我們會合，首姩按姨丈給的路線圖直接去找郭靜儀，發現郭靜儀與她哥哥住在一起，中午郭靜儀留首姩吃飯，首姩發現她哥哥家中更窮困，米缸中竟然沒有米，首姩立即與郭靜儀敲定出發時間就回到姨丈家。(下照片是汝霖與首姩在成都照相館所拍攝)。



首姩到重慶後與我取得連繫，我曾託趙際唐隊長(軍校三期)幫忙與重慶航空委員會聯絡提供車輛送首姩與靜儀到成都與我們大家會面。

1942 年 11 月 30 日一早，首姩與靜儀坐上農本局的公務車(此車定期在重慶與成都間送政府公文或人員)，大約晚上到達成都，我、袁宏俊及李乃櫟已在約定地點等候，在接到首姩及靜儀後我們五人一起搭公車回到鳳凰山五福街我們三人共租的房子。在接首姩時，在之前我倆長大後並未見過面，只有書信中互通過照片，所以我是又緊張又怕認錯人，還好袁宏俊與郭靜儀是夫妻，我想應該不會認錯

人，當我與首姅四眼相對時，我覺得好像人整個僵住，不知所措，幸好李乃樑推了我一把，讓我抱住首姅，大家又叫又笑，我與首姅終於攜手共度一生。

我與首姅見面後,我立即寫信給父親及岳父報平安,他們都很高興以詩相和如下:

父親寫到：

萬里尋夫去 崎嶇不畏難 英雄屬巾幗 千古自流芳

岳父寫到:

單騎千里為尋夫 跋涉崎嶇險路途 今日得逢牛女會 英雄巾幗萬年漢

首姅相和:

國責存亡在匹夫 壯懷未許怨窮途 搏扶早逐凌雲志 好作英雄一代漢

汝霖相和：

巾幗奇才賽丈夫 豺狼當道匪當途 居然渡過千重險 愧我無能出此漢

首姅驚險的旅程中染上皮膚病，在腳與手臂上都有紅疹，還好首姅在行李中帶有她父親調配的中藥,到成都後半個月就治癒,可見途中餐風宿露的環境有多惡劣。

8. 部隊與結婚生活

1942 年 12 月 1 日我在鳳凰山機場被編入十二大隊三十中隊，我的隊長是楊伯康，1943 年 1 月我們十二大隊又遷往溫江鴉子林營房飛俄製的 CB 輕轟炸機，當時看到俄製產品相當粗糙，零組件規格不一，也不耐用，同款飛機零件無法相互使用，除飛機老舊，長官怕飛機飛行練習出事，另一方面我們轟炸機在當時中國戰場上根本派上用場，我們轟炸機飛不遠又慢，容易被日機攻擊摧毀，而且轟炸地區又多半是日軍在中國的佔領區，轟炸往往炸死中國自己老百姓，所以長官似乎並不熱衷要我們練習轟炸機飛行操作技巧。我的同學劉守世有一次飛 CB 輕轟炸機在降落滑行時，不知何故，突然飛機煞車煞死，整架飛機頭朝下機尾朝上 180 度站立起來，接著右翼先著地，然後機頭才著地，同學劉守世居然沒有受傷，從飛機駕駛艙爬出來，真是不幸中大幸，只是僅存的幾架轟炸機中又報銷一架。

長官安排我們飛弗力特機練習照相槍射擊，每兩人一組，每次飛行約二十分鐘。有一次輪到第三組劉飛鵬與李耀佳兩人練習飛行照相，飛機在跑道上滑行時，隊長陳衛文正牽著一隻叫『休利』的米格魯小狗在跑道邊看飛機起飛，前兩次飛機起飛，這隻米格魯小狗都自顧自在玩耍，無視飛機從旁而過，但當第三組飛機滑行在跑道上，突然米格魯小狗衝入跑道對飛機狂吠，隊長陳衛文正趕緊將小狗拉住，但小狗不斷向前衝，大家並不在意。

當第三組飛機起飛後拉到一定高度時，立即反轉向下俯衝做照相槍射擊練習，完成任務後隨即將飛機頭拉起，當飛機向上爬升不到三分鐘，突然飛機發生失速現象，飛機像有氣無力玩具由天掉下來，所幸飛機掉進機場旁的大池塘，飛機是報銷了，人員只受輕傷，這時大家才警覺叫『休利』的米格魯小狗似乎有預知能力，或許動物有此本能。自此事件後，機場內不論跑道、機棚、停機坪均不得溜狗，以免影響飛行心情。

首姘與靜儀到達四川成都時，首姘有感而發，寄一首詩給我：

雲天迢遞效征鴻 。 誰信藍橋有路通 。

志決寧須談遠近 。 情堅何必別雌雄 。

路同弱水三千里 。 人隔蓬山一萬重 。

必竟情天終可補 。 畫眉窗下仰光風 。

我立即回一首詩給首姘：

天南地北兩飛鴻 。 幸得靈犀一點通 。

弟媳終能成弟志 。 英雌不愧比英雄 。

山長水闊心多感 。 月下燈前意萬重 。

談笑當年三五事 。 桃花無復怨東風 。

＊　與首姘開始一起生活中各種趣事點滴



我與袁宏俊、李乃樑三人在成都鳳凰山五福街合租的是一棟兩層的小樓房，樓下一大房是由李乃樑、李乃樑的大嫂慶姐、李乃樑的女友向小虹、向小虹的媽媽四人住，一樓有廚房與廁所兼浴室(浴室中並無澡盆或淋浴設備，而是用盆子接廚房的燒水

至浴室洗澡)，樓上有三個房間，分別由我與首娉一間(房間內除擺一張雙人床，旁邊只能放兩張板凳)，袁宏俊與郭靜儀一間，另一小間有儲物櫃擺放白米、鍋碗瓢盆及油鹽雜糧等物品，由於八個人共用一間廁所，早晚廁所常會大排長龍，男生尿急只好到附近樹林中解決。在一樓李乃樑他們住的房間外到廚房間有一點小空間放了一張小方桌，這小方桌就是大家玩牌及吃飯的地方。

1943 年 3 月初的第一個週五是首娉到成都滿三個月，我特別請一天假，到菜市場買了一斤豬肉回家讓大夥打牙祭並慶祝首娉到成都滿三個月，當我回到家已接近中午，我將豬肉交給靜儀(通常是靜儀掌廚)後，我就加入大夥打牌，除向伯母在房內，其他人包括李乃樑、袁宏俊、向小虹、慶姐及李乃樑的二姨蕙姊與我一起在小方桌上打紙牌，首娉站在靜儀旁幫忙，大夥喧鬧聲很大，我突然聽到碰撞聲，我問大夥是否有聽到什麼聲音？大家都說沒聽到什麼聲音，我回頭一看發現首娉不在靜儀身旁，於是我立即起身往樓梯向二樓跑去，一路跑一路喊首娉名字，當我到二樓樓梯口時發現首娉人面朝下，雙手張開趴倒在地雙腳微動，我直覺地將首娉翻轉過來，我發現首娉滿臉是血，血似乎將口鼻封住，我看到此種情況嚇呆了，我用手將首娉口鼻上的血一抹，只見她大大地喘口氣，我愣住不知該進一步做什麼，這時大夥已擠上二樓，大夥一起將首娉抬上床，靜儀為首娉洗臉，慢慢紓醒過來，首娉已不記得發生何事，靜儀說是她要首娉到樓上小庫房去拿白米，沒想到會發生這樣子的事，首娉休息了兩個星期臉上瘀青才完全消失。我心中很擔心首娉腦部受影響，愧對她父母，未能好好照顧首娉安全。事後首娉安慰我時告訴我一個小秘密，首娉五歲時在家庭院外的曬穀場與其妹妹及鄰居小孩正在玩跳房遊戲，隔壁新搬來一家住戶，有位留長髮披肩的大叔叫小朋友過去他說他會算命，他特別對首娉說:『小妹妹長的很可愛，但仁中太短，可能不會長壽』。所以首娉對我戲稱或許這次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右上兩張照片是大夥一同出遊

在首姘發生事情的一個星期左右，我乃心神不寧，有一天夜晚我下樓上廁所，突然感覺背後似乎有鬼影，我回頭對著光點打過去，結果是小虹提著油燈從我後面經過，小虹油燈被我打落在地，小虹也嚇哭了。

又有一次是上午靜儀在上廁所，突然大叫一聲就昏迷不醒，大夥將她扶出廁所，坐在椅子上半個小時才完全蘇醒，但她完全不記得發生什麼事。

當我們紛紛談論這些奇怪事情時，李乃樑的大嫂慶姐則說自她搬來這裡，幾乎每晚都會做惡夢被嚇醒。我們覺得應該了解這房子的歷史，因此我們到一家在此住很久的人家打聽此屋的歷史，我們嚇然發現此屋在十年前發生兇案一男一女遭人殺害，因此兇案發生後很久沒人住，所以我們才能以用比較便宜的租金租下此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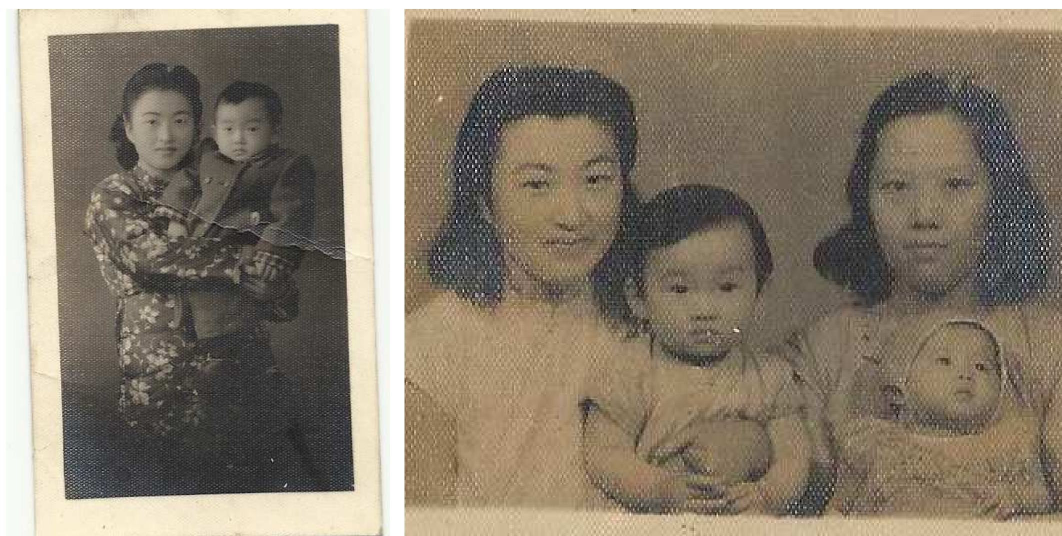
不久我與袁宏俊收到調職令，部隊進駐溫江機場，於是我與袁宏俊兩家人由鳳凰山搬到溫江鴉子林，我們在機場附近找房子租用，有一戶農舍竹屋倉庫租金很便宜，我們請房東整理一下，將房屋中間用布簾隔開成兩間房，我、首姘與袁宏俊夫婦各住一間。李乃樑向部隊請假，他帶向小虹到貴陽去後，我們就失去聯絡。

竹屋經整理後尚可住人，因為竹屋就在機場旁邊，平日首姘和靜儀常到部隊上吃

飯，或是我們帶一些餐點回家，首姃和靜儀常利用來部隊吃飯順便洗澡及上廁所，所以日常生活沒有太大問題，我們就這樣過了半年，有一假日清早我們尚在熟睡中，突然槍聲大作，我與首姃躲入床鋪底下，直到槍聲停止，聽到有人吆喝，我與首姃探頭出去看個究竟，我們看見七八個持槍的大兵荷槍實彈衝進房東的房子，將房東五花大綁帶走，這時我們才知道我們住在賊窩中。我們隔天立即搬走，但又沒有價廉可租用的房間，剛好同學李隆元在成都西勝街租的房子比較寬大，有一間不到十坪的房間可讓我與袁宏俊兩家人住，為了彼此有一些隱私，我與袁宏俊在部隊找來一些木板木條，將房間隔成兩間，同學李隆元沒有向我們收租金，但房東似乎不高興，要求加房租，同學李隆元認為已簽有合約在先，房東管不到房客住幾個人，所以拒絕漲房租，房東於是限制我們打井水用，又在我們房間旁放一台紡織機嘎嘎作響，希望趕我們走，我們有一些不方便，但比起免房租，這一點不方便算不了什麼。同學李隆元養了一隻小黑熊，小熊不怕人，牠喜歡與人打鬥，但當牠一天天長大，我們只好與牠躲貓貓，而不敢與牠太接近。

雖然我們免付房租，但吃飯買菜都由我與袁宏俊分擔，李隆元的弟弟也一起同住，他弟弟飯量驚人，有時真讓我們吃不消。

1943 年秋天，我們在西勝街住家期間，首姃懷孕了，這是我們倆及家屬的大事，1944 年 6 月 10 日首姃在成都市立醫院生下一男嬰，由我父親取名宰寰，小名為小霖，小霖胖嘟嘟的非常讓人憐愛，由於當時薪水微薄，買不起什麼補品，首姃坐月子一個月，我只買了三隻半雞，實在很抱歉，但首姃從不抱怨，著實難得。但在小霖出生後，成都常遭日機轟炸，我們經常為躲空襲警報，用毛毯裹住小霖躲進郊外的防空洞，戰亂如此，孩子何辜。



左圖照片是首姢與長子小霖在成都照相館所拍攝

右圖照片是首姢抱小霖與靜儀抱長女安娜合照

自 1942 年 11 月 25 日首姢隻身經過千里跋涉抵達成都與我團聚，到 1944 年 9 月 30 日我奉命赴美接受飛行訓練為止，我們倆相處只有短短不到兩年的時光，雖然我們很窮，戰時生活物質缺乏，粗茶淡飯，居無定所，家徒四壁，但我們天天膩在一起，吟詞寫詩，與好友一起出外踏青，如此生活方式我們甘之如飴，而且我們有了小霖，我出國期間有小霖陪伴首姢，又有好姐妹靜儀陪伴在側，讓我無後顧之憂。

9. 赴美接受飛行訓練

1941 年 12 月 7 日(美國時間)，日本偷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海軍基地，造成美軍太平洋艦隊重創，隨即美國總統羅斯福宣佈對日本正式宣戰，太平洋戰事擴大，美國與中國建立正式聯盟加入同盟國，美國要求中國增強軍力牽制日軍勢力在亞洲地區的擴張，中國空軍戰力是各軍種中最弱的一環，由於中國本地缺飛機、缺維修保養設備、缺飛機零組件後勤補給，許多機場又被日軍炸毀，因此美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送一批合格飛行員到美國本土接受飛行訓練，所有費用由美方承擔。真是時事造英雄，以我的學經歷不可能有機會出國深造，但這次赴美機會實在是難得，自然引起許多尚在戰火中蹂躪的親朋好友及一般同胞眼中真是羨慕之至。

經過再一次的嚴格體檢，我們這批被甄選的同學有 64 位分成 32 組，由軍校四期的劉為城擔任領隊。1944 年 10 月 2 日我們從新津機場搭乘 C-46 運輸機越過喜瑪拉雅山飛往印度的汀江機場降落。當地氣候相當炎熱，我們原來穿在身上的棉衣都脫下，我們住進臨時搭建的帳篷中，吃美軍野戰乾糧，這裡的香蕉又甜又大非常好吃，附近百姓常帶各種熱帶水果到營區附近販賣，我借機大快朵頤水果的鮮美。我們營區在加爾各達郊區，地處偏僻，營區周圍百姓住家狀況看來應屬貧民窟，環境髒亂，田中雜草叢生看不到作物，樹林中猿猴啼叫聲不斷，晚間猴子跑進我們帳篷偷食物。

平日我們也不敢踏出營區在附近走動，只在營區內打球運動或大夥打牌消磨時間，在營區一呆兩個星期，大夥已受不了無所事事，決定向領隊請假集體搭車到加爾各達市區觀光，首先看到是港口上空佈滿防空氣球，以防阻日機來襲，此外是許多牛漫步在大街上或三五隻牛躺在人行道上，車輛行駛都要躲或讓這些牛隻通行，倒是一些古蹟值得參觀，畢竟印度是一個古老的國家。

不久我們從東部的加爾各達乘坐火車橫越印度大陸，到達西岸的孟買港口等待登船，我們到孟買時被安排住進營區，港口軍需運輸繁忙，渡輪進進出出，當我們一行踏入營區，一些可能是營區軍人的女眷手捧點心、飲料及水果招待我們，似乎將我們視為出征戰士，英雄般的歡迎，更有外國年輕少女獻上親吻，讓我們這群年輕小夥子樂翻天。

在孟買期間吃住環境都比汀江營區要強得多，每天下午還有下午茶及小點心可吃，雖然生活條件改善許多，但是印度地區氣溫日夜溫差太大，白天高溫有時超過四十度，讓我身體吃不消，胃口奇差食慾不振，導致精神不佳，領隊見到我的狀況不好，安排我住進英軍醫院身體檢查，醫生及護士都很照顧我，直到我上船前夕醫生並未診斷出我身體不適的病因，由於住院期間一直打點滴並注射營養劑，所以我體力尚可，可以與其他隊員一同登船出航。

1944 年 11 月上旬，我們搭乘一艘兩萬五千噸的美國運輸艦離開孟買，開航後有兩艘美國驅逐艦左右護航，這兩艘美國驅逐艦在我們乘坐的運輸艦接近澳洲南部墨爾本港前離去。

我們乘坐的運輸艦在墨爾本港靠岸，我們領隊告訴我們全體成員，我們一律不能下船，我們只好在船邊往岸上看，碼頭上排列二十多輛大卡車，卡車司機都是年輕女孩，她們與船上水手互吹口哨揮手打招呼，接著船上水手及其他國際軍人陸續下船，在扶梯出口有一軍人發給每人保險套。

從船邊向內陸遙望，一棟棟彩色繽紛的建築配上青山綠水，讓人十分嚮往，但是沿海機場不斷有飛機忙碌的起飛降落，各式艦艇在港口進進出出，可見太平洋戰事的吃緊，我們在船上也經常實施備戰操練，警報一響，我們必須立即穿上救生衣跑到指定地點集合，船上的槍砲也要做實彈演練。

在船上食物中除香腸吃不慣外其他食物都能適應，尤其我在船上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糖，感覺這真是美味甜食，此後我每天一定到船上福利社買巧克力糖吃，這也變成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甜食。船上由於淡水管制，所以我們洗澡用水有許多限制，這是比較感到不便的地方。離開墨爾本港後，我們乘坐的運輸艦繼續向東北航行，當我們的船行駛通過赤道時，船長發給我們每人一證書(如下圖)。


DOMAIN of the GOLDEN DRAGON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Ruler of the 180th Meridian

To all Sailors, Soldiers, Marines, wherever ye may be and to all mermaids, flying dragons, spirits of the deep, devil chasers, and all other living creatures of the yellow seas, Greetings: Know ye that on this 21st day of September 1946, in latitude 29°N longitude 180° there appeared within the limits of my august dwelling the U. S. ARMY TRANSPORT GENERAL A. W. GREELY

Hearken Ye: The said vessel, officers and crew have been inspected and passed on by my august body and staff. And know ye: Ye that are chit signers, squaw men, opium smokers, ice men, and all-round landlubbers that LT S. L. YANG having been found sane and worthy to be numbered a dweller of the Far East has been gathered in my fold and duly initiated into the

Silent Mysteries of the Far East

Be it further understood: That by virtue of the power vested in me I do hereby command all moneylenders, wine sellers, cabaret owners, cat house managers and all my other subjects to show honor and respect to all his wishes whenever he may enter my realm. Disobey this command under penalty of my august displeasure.

Golden Dragon
Ruler of the 180th Meridian

漫長的三十四天的海上航行，我的身體狀況還不錯，天天站在船舷邊一面吃著巧克力糖，一面眺望海中鯨魚噴出的水柱及一群群與船競速的海豚，夜間由於船上有燈光，許多飛魚在船周圍跳出水面也會跳上船板上，我覺得滿有意思的經歷。

但是有些隊員可是吃什麼吐什麼如許英同學，有些隊員是一直躺在床上起不來，寢食不安或不停嘔吐如李學修同學，在船航行中發生兩起跳海自殺事件，一個是一美國水兵另外一個是我們隊伍中隨行的士官，自殺原因我至今也不清楚，只能說海上長期生活的寂寞枯燥是許多人無法適應的。

1944 年 12 月初我們搭乘的運輸船駛入聖地牙哥港口，船停靠碼頭後有一批能說簡單中文的美軍士官上船來接待我們，這些年輕的美軍士官都是在大學主修中文系的學生，他們被徵召到軍中服務我們從中國來的軍人。

我們一行分批坐上專車，專車到營區的路途中有三部警車隨行開道，我們到達聖

地牙哥營區，立即安排我們進入營區附設醫院，先打防疫針再驗大小便，最後每人都領到幾種不同的打蟲藥。

當我們進入分配的營房，我立即發現五六位美軍憲兵在我們分配的營房邊站崗，領隊告訴我們美軍將對我們全體隊員實施兩週隔離檢查，以防止有任何傳染病流入美國本土，因此這兩週我們只能在寢室、教室及餐廳間活動，其他出口均有憲兵把關不得出入，在海上度過上下顛簸而漫長的日子，大夥也趁機好好休息一下，雖然生活活動有些限制，但這是我初次體驗什麼叫美國富裕的生活，我們的寢室整潔明亮，床鋪乾淨舒適，浴室廁所寬大整潔，冷熱水盡情使用，飲食方面是餐餐豬排、牛排、雞塊、新鮮青菜、鮮奶及水果無限制供給，每到吃飯時間最讓大夥興奮，短短兩週我的體重從 120 磅增長到 145 磅。

我在體能訓練課程中感受愈來愈吃重，才決定節制飲食，在英語訓練方面是偏重在飛行操作及飛機結構方面的英文用語學習，其他課程包括介紹一些現代戰場使用的武器常識如陸軍所使用的火燄噴射器及由 C-46 運輸機所拖曳的滑翔運兵機。這些課程都是由美軍士官長擔任教官，再經過翻譯官的翻譯解說，這些教官及翻譯官的氣質、專業素質學識都很不錯，後來知道他們都是大學教授參軍人員。(下圖照片是汝霖在美國受訓與同期同學合照)







在體能訓練方面，每天足足有兩個小時的運動，包括跑步、爬山和仰臥起坐等，如遇雨天則在寢室做伏地挺身，士官長看的很嚴不容偷懶，我覺得身體方面確實有結實許多。在英語訓練採取程度分班制，分成六班，第一班表示英語程度最好，以此類推，我開始分在第三班，結訓我還是留在第三班，表示我始終沒進步，我沒有好好把握這次英語學習機會是我一生中的遺憾，同學劉守世開始上課時是第四班，結訓時他在第二班。(下圖照片是汝霖在美國受訓與同期同學合照)





自從我們踏上美國國土，我們支領的薪資及旅費都是以美金計算，美國人是發週薪，算起來我們每個月可領到二百元美金，對我們而言，好像是發了橫財的暴發戶，有些人是存錢寄回給大陸家屬，有些人花錢大買高級用品如亞米加、浪琴名錶，或西華、派克名筆、打火機，甚至有人花 180 美元買了一對全 K 金的鋼筆，我是到美軍福利社買了一些小飾品如胸針、項鍊及戒指，只有在首姸生日的時候我花了 230 美元(合當時七英兩黃金)買了一隻女手錶，是首姸與我一生中共同珍惜的紀念品。

在同一時期，我們營區也有其他同盟國派員來美受訓，我記憶比較深刻的是英國學員，英國學員自覺是高人一等或許是對東方人的種族歧視，他們成員處處要我們讓他們如使用運動器材或場地、餐廳排隊用餐、公共設施使用權等，我們如果不讓，他們就會派塊頭大的隊員來挑釁，由於此類事件常發生，我們領隊私下要我們同學中有練過中國功夫的人出面接受英國人挑戰，奇怪的是美國人往往是站

在我們這一邊，每次雙方交手，我們同學都打贏對方，在聖地牙哥營區訓練後期，我們中國隊員與其他盟國隊員相處尚稱和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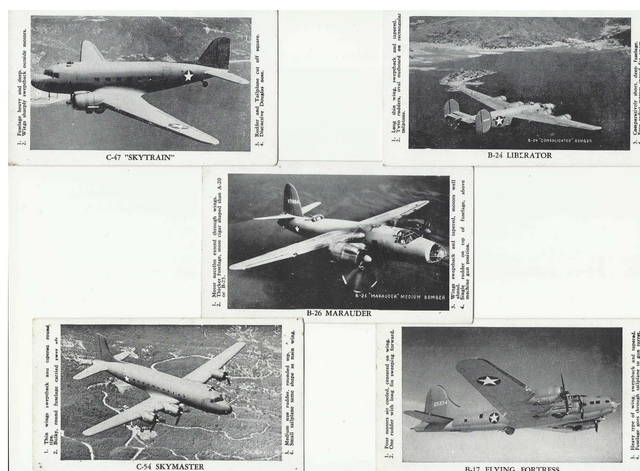
美國聖誕節及新年是重要節日，我們受訓學員放長假，我們十一個同學一起坐灰狗巴士到洛杉磯去玩，到洛杉磯後我們分組去玩，我與袁宏俊、謝紹安、許英四人到好萊塢想去看明星及他們住宅，幸運地是我們遇到一位美國白人他熱情邀約我們上他車，他帶我們去逛比佛利山莊及環球影城攝影棚，雖然是走馬看花，我們已經很高興，這位美國白人還請我們到他家吃飯，我後來發覺他是一名單身漢，可能希望過節時熱鬧一點，另外也是感激盟軍二戰參戰人員的辛勞，盡一點棉薄之力並且在聖誕節做一些善事，最後是皆大歡喜。

我們隔天白天到洛杉磯市中國城吃麵館小籠包子及餃子，晚上是另一位美國志工帶我們到當地婦女會參加 Party，現場有酒有餐點，音樂聲很大很吵雜，我們感覺不太適應只好出來逛街，我們第三天十一人約好一起去長堤遊樂園玩，賀潔浦、李隆元、馬龍圖、朱壁普、劉耀宗，竺克猛及林崧生等與我們四人會合，我們大家一起分享所見所感的心得，大略可畫出我們中國人對美國這片土地及百姓的感覺圖樣。(下圖照片是汝霖在美國受訓與同期同學合照)





在聖地牙哥營區受訓兩個月，我們開始分組，體格較大的同學去飛 B-24 轟炸機，其餘同學去飛 B-25 輕轟炸機，1945 年 2 月初我們坐火車轉往聖安東尼，途經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德克薩斯州等州，上千英哩的路途十分辛苦，但美國火車很舒適有臥鋪可躺，所以比起在印度坐火車好太多，印度火車座位都是木板，坐久很痛。



到聖安東尼火車站下車由專車巴士帶我們到營區安頓，當我們巴士經過街道，許多美國人好奇的出來看我們，或許是當地很少見到東方人的關係罷，在聖安東尼營區我們繼續地面訓練，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裡我第一次看見動物園，許多動物是我以前沒見過的，十分稀奇。

我們在聖安東尼營區只停留一個月左右，1945 年 3 月 10 日離開聖安東尼營區，搭乘 30 小時的火車，轉往亞利桑那州 Tucson 的馬熱那(Marana)機場。我們開始飛 AT-6 飛機，課程安排緊湊忙碌，機場周圍都是沙漠，天氣炎熱很少下雨，起風時滿天飛沙，我們不僅滿臉灰塵而且嘴唇乾裂疼痛，醫務室給我們唇膏保護嘴唇，效果有限，其實我們應該多喝水，但工作太忙常忘記喝水。最後三週夜間飛行訓練，晚上九點報到參加訓練，往往早上六點才下飛機，回到宿舍又睡不著，吃過早餐後我就到營區的電影院泡一上午，再回宿舍吃飯睡午覺，下午六點起床吃晚餐，接著準備上夜間飛行訓練。由於日夜顛倒生活步調不習慣，我居然瘦了 10 磅左右。



上圖照片是汝霖在美國受訓與同期同學合照

1945 年 8 月 16 日我們同學一起離開 Tucson 搭火車前往內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三天的路程途經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德克薩斯州及堪薩斯州，在車上食宿都安排很舒適，所以並不覺得勞累，到林肯市只見青山綠水一片綠油油的景色，與我們先前在 Tucson 受訓的環境相比，實在是天差地別，感覺上舒服許多。

我們在林肯市完全處於整修時段，在此停留的三星期的時間中我們同學結伴三三兩兩地城裡城外觀光走動，我前一陣子的夜間飛行造成的疲勞完全消除，減輕的體重也恢復，我們看到美國社會確實有許多地方值得我中國人學習。

休息三星期後，我們又搭乘火車前往南卡羅萊拉州的哥倫比亞市，當我們來到哥倫比亞營區，發現營區設備完善，一棟棟宿舍散佈在綠蔭深處中有如別墅般的建築，營區餐廳的工作人員都是德國戰俘，這些戰俘衣著整潔，服務態度嚴謹有禮，讓我感到日耳曼民族的優良特質，因為希特勒的錯誤領導，讓百姓遭受如此下場。

當我們到達哥倫比亞營區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營區美軍訓練人員及工作人員都歡天喜地歡呼，我們當然也很高興，但是高興過後似乎所有訓練課程都暫停，我們變得無所事事，整個營區陷入停滯中，我每日除跑步運動、打籃球外，

這基地營區有非常完善的射擊靶場，手槍、來福槍、飛盤和發射器樣樣俱全，子彈無限制使用，我在這營區生活的兩個月滿輕鬆，有些像渡假一般。



上圖照片是在美國受訓戰鬥機訓練同學合照

1945 年 10 月初我們離開哥倫比亞營區轉往 Show 機場(Show Army Air Field)接受 B-25 轟炸機的組合訓練，此機場距離市區有三十多英哩，坐車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由於二次大戰結束，美軍正在辦理復員，退休的退休，離職的離職，因此我們的飛行訓練課程變得鬆散，斷斷續續，有時好幾天都沒有飛行訓練課程，有時好幾個同學共飛一架飛機，在飛機上輪流操作訓練，這時問美軍教官往後訓練如何進行？教官似乎也不清楚，謠言四起，有可能轟炸機飛行訓練課程要終止，美國將不再負擔我們訓練費用，我們會立即遣送回國等等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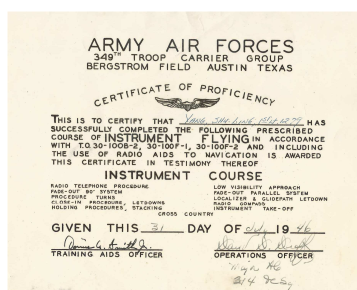
1946 年 4 月初我們離開 Show 機場乘坐三架 C-46 運輸機轉往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 Bergstrom 基地接受 C-46 運輸機的飛行訓練，我們 103 組(兩人一組)分兩批訓練，第一批 51 組，第二批 52 組。Bergstrom 基地在我們到達才重新開放做為 C-46 運輸機專用訓練基地。我在編組訓練中，雖然我資歷最低，但教官指

定我接受正駕駛的訓練，我有些受寵若驚，為了在四個月內訓練完畢，我們一飛就是四至五個小時，有時從晚上九點開始飛行直到早上六點才降落，十分疲勞，美國西南地廣人稀，許多主機場旁邊有一至二座輔助機場，萬一主機場因故關閉，飛機可選擇輔助機場降落，對飛機及飛行員安全多一層保障。

(下圖照片是汝霖與 C-46 運輸機訓練照)



在練習 C-46 運輸機長途飛行時，需要利用定向台或沿 BIN LEG 一個接一個的達到目的地，夜航時則有各種不同顏色燈光所標示不同的航線。同時美國空軍的航行圖都是運用空中照相所繪製的，無論地形、地貌及地物都標示的很精準，各項導航設備都很完善，但唯一我覺得不是很理想是不論飛機多少，全部各種飛機起落活動都在主機場進行，由一個塔台管制，經常在主機場有十幾架飛機同時起飛及降落，難免會有爭先恐後，險象環生的情況產生，加上我們同學中對有些英語專有名詞或縮寫或代號不是很清楚，很可能發生撞機事件，所以我認為既然有輔助機場的設立，應利用輔助機場分散飛機起降的數量，提高安全指數，當然如此做法，一定會增加塔台航管人員的工作或需要增聘額外塔台航管人員，但一架飛機及飛行員的培養成本可能遠遠超過需要增聘額外塔台航管人員的成本費用。(下圖是結訓證書)



ARMY AIR FORCES
349TH TROOP CARRIER GROUP
BERGSTROM FIELD AUSTIN TEXAS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Yang, Shu-Ling, 1st Lt. 1279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FOLLOWING PRESCRIBED COURSE OF INSTRUMENT FLYING IN ACCORDANCE WITH T.O. 30-100B-2, 30-100F-1, 30-100F-2 AND INCLUDING THE USE OF RADIO AIDS TO NAVICATION IS AWARDED THIS CERTIFICATE IN TESTIMONY THEREOF

INSTRUMENT COURSE

RADIO TELEPHONE PROCEDURE
FADE-OUT 90' SYSTEM
PROCEDURE TURNS
CLOSE-IN PROCEDURE, LETDOWNS
HOLDING PROCEDURES, STACKING
LOW VISIBILITY APPROACH
FADE-OUT PARALLEL SYSTEM
LOCALIZER & GLIDEPATH LETDOWN
RADIO COMPASS
INSTRUMENT TAKE-OFF
CROSS COUNTRY

GIVEN THIS 31 DAY OF July 1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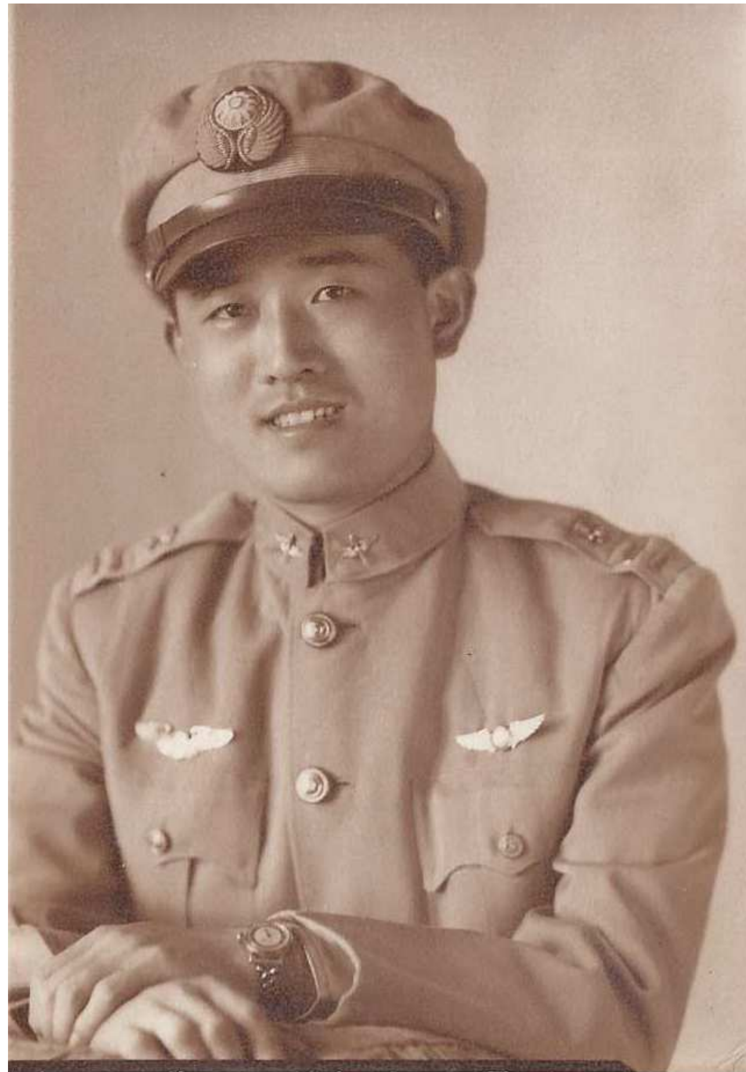
TRAINING AIDS OFFICER

OPERATIONS OFFICER
Major AC
314 TC Sq



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THIRD AIR FORCE (TROOP CARRIER)
Be it Known That
1st Lt. YANG, Shu-Ling (1279)
Has satisfactorily completed the C-46 (Curtis Commando) transition training course prescribed for
Pilot
Given at BERGSTROM FIELD, AUSTIN, TEXAS
From 15 APRIL 1946 to 26 JULY 1946
In testimony whereof and by virtue of vested authority I do confer upon him this
DIPLOMA
Given on this 26th day of July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forty six

1946 年 7 月底，我們學習 C-46 運輸機飛行訓練的課程結束，八月初我們轉往加州馬塞市(Merced)的城堡機場(Castle Field)準備待命回國。在待命期間我與幾位同學到舊金山玩了三天，這裡似乎因為靠近太平洋海岸所以海風強勁，氣溫比馬塞市低許多，我立即到商店買一些毛衣及夾克來禦寒，我們幾位同學一同去參觀水族館、博物館和動物園，並且大夥好久沒有吃中餐，因此我們連袂到唐人街大塊朵頤，唐人街街道擁擠髒亂與美國城市其他地區截然不同，油煙很重，有趣的是這裡號稱中國式建築，但我覺得跟中國當地的店面建築天差地別，女侍的旗袍過份曝露十分誇張。



＊　在美國期間與首姙魚雁往返

在美國受訓期間，1944 年 9 月底離開國內，赴美途中我每到一個地方就會寄信或明信片給首姙，由於我始終在移動中，所以直到 1945 年三月底才收到首姙的第一封信，當時我是駐紮在亞利桑那州 Tucson 馬熱那機場，我非常高興收到她的來信，信中有她與小霖的照片，從此這張照片一直放在我身上隨身攜帶，接到首姙的信時正是她的生日，我立即寫一首不成熟的詞祝賀她：

勞燕分飛、情人各自東西。

楊花如絮、瞬刻間飄渺依稀。

(白雲流水、尤回味軟語依稀) 首姙修改

願花容永屬妳、好與我青春作伴、

笑語話紫扉。

1945 年三月我在南卡羅萊拉州的哥倫比亞營區 Show 機場受訓，時逢首姙生日，我又填寫一些似詩非詩寄給她：

紅豆春來又發枝　春開紅豆倍相思　寄語相思南國處　春來紅豆知不知

我在美國受訓期間，首姙帶小霖、靜儀帶安娜住在成都市蘇坡橋榮字 85 號之 2。她們雖然在物資方面缺乏，但精神生活很愉快，只是經常需要躲避空襲跑防空洞，另一方面是幼兒食品的缺乏很傷腦筋，只能湊合大人飲食，但小霖在大病一場後參加幼兒健康比賽還得冠軍。

10. 離美返國

1946 年 8 月 14 日我們終於啟程返國，我們搭乘的美國運輸艦比我們來美國的運輸艦小許多，因此在海上航行中顛簸很厲害，許多同學受不了顛簸，嘔吐不已，我狀況尚好，這次航道是直接橫跨太平洋航向中國大陸，9 月 30 日夜晚抵達上海，這次航行只有短短 16 天。

回到國內我被編入新成立的空軍第二十大隊，並配置是由美軍提供的 C-46, C-47 運輸機，我在美國受訓期間後半段從轟炸機飛行訓練改成運輸機訓練，可能就是兩國高層的決策安排所致，所以我可以學以致用。

對日抗戰剛結束，國共戰爭又起，許多陸路交通受阻，國民黨部隊彼此間的陸路聯繫遭受破壞或切斷，因此中央指揮及兵源、武器、糧草物資補充、人員調動或長官視察等都必須依靠空運補給，由於共產黨軍隊沒有飛機，所以我們飛運輸機在空中比較安全，除只怕共產黨軍隊地面砲火射擊外，我們空運的機動性最高，可立即回應戰場上的瞬息萬變，爭取時效事關重要，但當時只有第十大隊及第二十大隊等兩個以運輸機為主的空軍飛行部隊，飛機數量有限，戰場又分佈很廣，隊上不斷接到許多空運任務，我們真是疲於奔命，常有僧多粥少，緩不濟急的感覺。八年抗戰百姓遭受痛苦的生靈塗炭，尚未得以休息，又陷入中國人自相殘殺的境地，情何以勘，我真正感到做中國人的悲哀。

＊　回國與首妌及小霖團聚

返國後，我們部隊駐紮在上海江灣機場，空軍分配給我在機場附近的黃興路宿舍（地址是上海市五角場黃興路慶林街 12 號）是一棟日本人留下來的西式兩層小洋房，我分配到樓下，魏振初（軍校九期）住樓上，這棟小洋房有獨立庭院 15 坪的小花園中還有兩小間獨立的小房子，可能是日本人住時的佣人房及儲藏室，

房子整體看來十分溫馨舒適，據說在日軍佔領上海時是一位日本高級軍官居住的，所以房間裝潢及設備很有日本味。(下面照片在上海住處)。





當我們抵達上海進入部隊報到，到分配宿舍期間，首姘還在成都，還有許多同學的家屬都在成都等待我們去接她們來上海與我們團聚。因此由隊部規劃家屬由成都搬來上海的專機任務，分批分次接送，結果首姘與靜儀分在不同班次飛機，首姘在成都期間都是和靜儀住在一起，她們各帶一幼童，首姘帶小霖，靜儀帶安娜，由於靜儀抽到班次較後面，首姘抽到較前面的班次，所以她們兩人決定由首姘先帶兩個幼童一起搭乘班機飛上海，首姘帶著兩個幼童坐上擁擠的機艙中，由於孩童好動又好奇，因此怕兩個幼童走失，首姘一手緊張的抓住兩個幼童的小手，另一手緊握行李，由於人多擁擠，空氣也不好，首姘有些身體不適，在飛行中似乎感覺路程很漫長，不幸的是，飛機飛到安徽省上空遇到大雷雨，飛機必須在附近的機場迫降，雖然飛機迫降中險象環生，迫降總算成功，但全體乘客必須下機到機場候機室等待天氣好轉再起飛，大家被迫在候機室待一晚，首姘又冷又餓，又怕兩個幼童受苦或走失，一晚到處找水與食物餵飽兩個幼童，另一方面由於人太多，上個廁所必須排隊等許久，而首姘又必須帶兩個幼童及行李一起擠進廁所，過程十分辛苦，整晚無法睡眠，只有撐到再搭上飛機才鬆一口氣。

飛機降落上海江灣機場，我與袁宏俊前往接機，當我看到首姙帶著兩個幼童走下飛機，沒想到小霖已是兩歲多的小男孩十分可愛，首姙要小霖叫「爸爸」，小霖愣住，然後抱住首姙大腿，安娜也是同樣反應，沒有叫袁宏俊「爸爸」，這也難怪兩個幼童自出生後就沒見過爸爸，自然需要時間慢慢適應，總之能見到首姙及小霖，我是非常高興，在她們來之前我已花時間將宿舍好好清理整潔，所以首姙看到宿舍後，覺得十分滿意，自從我們在成都見面到上海之前，首姙從未住過完全屬於自己的空間。

＊　帶首姙與小霖回廣濟家鄉

安頓好首姙與小霖後，首要大事是返鄉見家人，遺憾的是我母親在我投軍第二年(1939 年)逝世，我的父親在我赴美的第二年(1945 年)逝世，首姙的父母都尚在。1947 年 3 月我請了一個月的假，我帶著首姙及小霖回家鄉，主要是我要到父母墳上燒一柱香，感謝他倆老養育之恩，另外請倆老原諒我未能在他們生前盡孝道之過，真是古人所言『樹欲止而風不靜，子欲養而親不在』，真是亂世誤人。

我們搭飛機先到漢口，在武昌與我哥哥相霖(時任漢陽水上警察局會計室主任)見面，了解一些我在外這些年家鄉中發生的大小事，又到我就讀的湖北省立二中參觀我住過的宿舍，宿舍已炸燬，學生住在以前做為禮堂的至公堂，我們到黃鶴樓參觀，只見部份古蹟受損，倒是小霖很出風頭，他胖嘟嘟又好動，在渡輪碼頭的石階上上下下跑動十分惹人憐愛，引來許多遊客圍觀，也有人在數說這小孩一天過江幾次。

離開武昌，我們搭乘小火輪溯江而下，抵達武穴下榻臨江的刊江旅館，這家旅館本來是武穴數一數二的旅館，而今遭日機轟炸已成危樓，我們勉強住一晚，第二

天一大早我們雇兜子(如同四川的滑竿)經武潮湖回到了廣濟老家。

在老家停留兩個星期期間，除我到父母墳前掃墓祭拜外並為父母墳墓立碑，大部份時間我與首姩小霖都待在岳父母家，我的老家前院的房屋都已炸毀，後院有一小間房由母親遠親姪子李七哥開一小雜貨店及住家。家中原有田產(未遭破壞的部份)都掌握在哥哥大嫂南針的管控之下。

首姩這次回家鄉不僅見到她父母外，也見到娥妹及樹喬弟，特別的是見到從小送給羅家的娟妹，娟妹只有十四歲，相貌酷似年輕的首姩，又因為當時首姩正懷孕第二胎，需要有親人幫忙照顧幼小的小霖，所以首姩向她母親請求將娟妹帶在身邊，她母親同意後，給羅家一塊地以贖回娟妹。

娟妹之所以從小被送到窮人家，完全是鄉下的迷信所致，並非王家養不起娟妹，而是娟妹是岳母第三個女兒，雖然在娟妹前岳母已生過兩名男孩，但這兩個男孩都在兩歲左右患痢疾而夭折，所以鄉下有一說，如果將再生的女孩送窮人家才有機會再生男孩，若真生男孩必須認乞丐為義父才會長大。所以後來岳母生了娟妹，送給羅家做童養媳，接著男孩樹喬陸續出生，也認了乞丐做義父，後來也真的長大成人。聽似荒誕無稽，但鄉下人確深信不疑，這也許就是民智未開罷！

從家鄉返回上海，娟妹及我哥哥前妻兒子鼎漢一起隨我們回到上海住家，1947年10月17日(農曆9月4日)首姩在上海家中生下我第二個兒子震寰,小名毛頭。幸好這時候家中有娟妹、鼎漢姪兒及我的嬸嬸、表弟陸續搬到我們家住，兩個小孩有許多親戚輪流照顧，讓首姩在照顧兩兒上不會太辛勞。

(下圖照片是在上海居家生活照)。





11. 國共開戰

1947 年底，國共戰爭已越演越烈，我們運輸大隊的支援作戰任務十分繁重，共產黨軍隊在全國各省烽煙四起，我的飛行執勤任務遍佈全國地區包括東北、華北、華中、華南、西北、西南，唯一沒去的地方是新疆及西藏，雖然我的宿舍就在江灣機場旁，我忙到一個月沒機會回家，只要下飛機我就到隊員休息室睡覺補眠，否則身體會吃不消。

在空運第二十大隊服役期間，先在三十中隊，到 1948 年初我晉升上尉即開始擔任正駕駛工作，當時隊長是孫承訴（軍校七期），因奉命飛成都捉拿投靠共產黨的同期同學李鐵華，可惜是壯志未成身先死，飛行途中失事墜毀。由於戰況激烈，各類戰鬥人員折損迅速，各隊的人事也隨時在變動，我的隊長在短短半年內不斷換人，分別是歐陽壽（軍校七期）、陳祖烈（軍校七期）、王虹楨（軍校九期）。

我個性比較急，脾氣也不好，有一次第二十大隊隊長楊榮志坐我飛機去漢口，我們在鄭州起飛時，大隊長說讓他來飛，我做副駕駛，誰知飛機一起飛就向左偏，我立即蹬滿右舵還是改正不過來，在這緊急情況下，我想用油門去改正，但當時大隊長手緊抓住油門，我手一揮將大隊長手打開，再加大左油門，才將飛機拉正飛離地面。我的動作讓大隊長很生氣，大隊長認為我不該打他手，我只要用說的即可。事後我也道歉了事。

在飛機飛行中因起降發生的事故最多，所以我特別注意各地機場周遭的地形地物，如重慶白市驛機場三面環山，群山距離機場又近，經常發生飛機撞山的事故。

有次我的任務是載運銀元送交給駐守湖北省恩思的宋希濂部隊時，我發現恩思機場是我遇到最危險的周遭環境，機場跑道的兩端都有山脈阻隔，在跑道北端的山脈高約三千英呎，南端也有三百英呎的山丘，因此起飛只能由北向南，飛機離地

後必須立即左轉彎由山溝中鑽出去再爬升，否則起飛筆直爬升一定撞山。由於飛機跑道短，機場範圍很小，所以我事先告訴副駕駛，當我以小速度帶油門緩緩下降山丘的那一霎間，我會關死油門，他就要使用全襟翼作不正常的落地，在依靠跑道兩邊的野草磨擦增加阻力，才讓飛機緩緩停下。

有一次從西安飛漢中，大晴天，飛機載重量也很輕，於是我放手讓副駕駛飛，當飛到秦嶺附近三個山頭的上空時，飛機突然向下墜落，我立即接過駕駛盤加足油門向下推，使飛機能迅速增加速度，終於從山窩中鑽出來，事後檢討發現因天晴，山頭之間形成一股強大的漩渦，將飛機向下拖拉而我們沒有察覺。在空中天氣晴朗時常會遇到氣流問題而不自覺，有次我從鄭州運乾糧去接濟回清海來支援的馬步芳部隊，在太平山附近遇到晴空亂流，險象環生；有次我從北京飛南京，天氣晴朗，飛機飛到南京附近，突然遇到『霾天』看不見跑道無法降落，只好利用機場塔台協助降落，由於目視距離太短，我試過六次才降落成功，當我走下飛機，我的雙腳還是抖個不停。

昆明地處海拔六千多呎，空氣稀薄，氧氣不夠，讓飛機起飛時既使加足馬力也困難有足夠的速度起飛，所以長官一再提醒我注意飛機承載量及機械運作是否順暢，我第一次飛昆明在飛機下降時發現機場跑道兩邊散落許多飛機殘骸，有單引擎到四引擎的飛機殘骸都有，機場未清理殘骸似乎在提醒飛行員要提高警覺。從昆明起飛時，我要副駕駛隨時告訴我飛機起飛時在跑道上的速度，同時我踩死煞車，當油門加至最大馬力時我猛然鬆開煞車，讓飛機有足夠衝力拉起飛機，但是我的飛機已跑到跑道頭才有足夠馬力爬升起來，真是驚險。

有一次冬天我的飛行任務是從成都撤出 60 人到海口，同學許英做我的副駕駛，出任務前，我特別檢查防冰、除冰及加溫的開關裝置，我們飛機從成都出發後，一路向上爬升至九千英呎進入雲層中，當飛機拉平飛行後，我將飛機交給副駕駛

許英操控，我想休息一下，眼睛尚未閉上，我看見機艙玻璃上有小水滴，我隨手開啟汽化器加溫去冰，突然飛機發生兩聲巨響，飛機機頭向下急降呈現失速的狀況，下降速度愈來愈快接近海拔三千英呎高度，副駕駛許英嚇呆坐在駕駛座不知所措，我立即接手過來一手操作一手除冰，機翼上結的是明冰，除冰功能失效，同時飛機的兩具發動機頻頻放砲，狀況十分緊急，我要求成都機場讓我回航，成都機場因共產黨軍隊已打到附近因而關閉，既然無法回頭，只好向前走，前面接近雲南貴州地區有七千多英呎的高山要通過，這時飛機無法保持適當高度及速度飛行，操控困難，我想到如果飛機失事墜毀山區，我的妻小誰來照顧，心中一陣酸痛，如果為減輕飛機承載量，必須要求乘客丟棄一些隨身行李，但誰該丟什麼，丟多少才會有效，如果乘客拒絕造成機艙混亂，飛機可能更危險，我打消此想法，我盡量尋找雲層中的亮光方向飛行，飛到柳州上空出現大太陽，飛機身上的結冰逐漸溶化，飛機順利降落海口，我覺得這次真是死裡逃生，活著的感覺真好，我將這次出差賺到的三十塊銀元換成一大包十文銅錢，我到海口街道上撒錢舒解情緒。

戰事吃緊，我們空運工作包含空投、空運、部隊移防或撤退等任務，又有一次我飛瀋陽，遇大雪機場跑道結冰，飛機降落時煞車煞不住，飛機持續滑行，我利用小速度轉回頭才讓飛機停下來，結果我發現機場跑道兩邊有許多滑出跑道折翼的飛機，由於瀋陽戰事吃緊，許多機場工作人員跑掉了，讓機場除冰的工作沒人做，戰事到此時真是人人自危，只能自求多福了。在瀋陽撤退時，我的任務是將撤退的陸軍部隊空運到南方再行整編，因此上面規定只能搭載現役大兵，結果在上飛機的大兵中有三位著軍服的大兵似乎太矮小，我要求他們脫帽，三個人都是與其他大兵一樣剃光頭（當兵要求剃光頭是防止逃兵），但從他們長相來看應該是女性，我知道是有人要夾帶家屬一同撤退，我心一軟，不忍拆散他們夫妻，就裝著不知道，飛機照常起飛繼續我的任務。我們空運部隊在大陸各地出任務，確實常有夾帶不速之客(俗稱帶黃魚)，賺取外快。

國共徐蚌會戰前，國共雙方激戰於沂蒙山區，我負責的空運任務是空投補給品及武器彈藥給地面部隊，後來濟南戰區吃緊時，我負責空運增援部隊到前線，濟南附近機場已破損不堪，我也冒險降落完成任務，但戰事發展對國民黨軍隊不利，上述地區紛紛失守。

在國共徐蚌會戰中，黃伯韜部隊在碾莊與共產黨軍隊激戰，國軍利用空軍優勢，派出戰鬥機及 B-24 轟炸機猛烈攻擊共軍地面部隊，我依然擔任空投及空運的支援任務，負責黃伯韜部隊的補給品及軍糧物資空運等。我從空中看到由徐州至八義集路上車輛綿延不斷，塵埃飛揚煙霧蔽日，著實壯觀。但最後黃伯韜部隊被共產黨軍隊打敗，徐州失守已在旦夕，那時邱清泉的裝甲部隊尚保有相當實力，不得已向西南撤退，聚集在宿縣附近，這或許是參謀本部的戰略佈署，我們空運部隊只有遵照上級命令改以南京為基地，支援宿縣附近的地面國軍部隊。我們空運部隊移防到南京的第二天一早，我出任務飛宿縣執行空投，當我飛機飛到宿縣上空看見的景象讓我十分吃驚，短短一夜共產黨軍隊動員竟幾十萬百姓連夜在宿縣邱清泉的裝甲部隊駐紮地區周圍挖出許多壕溝，我從一千多呎高空觀察，每條壕溝的寬度超過二、三丈寬，大約有兩個成人高的深度，顯然是讓邱清泉的裝甲部隊困在其中，無法發揮裝甲部隊的戰力。雖然我們積極進行地面部隊空投，另一方面戰鬥機及轟炸機對周圍共產黨軍隊猛烈攻擊炸射，但隨著邱清泉將軍的陣亡，徐蚌會戰失利，整個大陸都陷入共產黨軍隊的掌控中，我們各地機場由於工作人員的逃亡或叛變或遭受暗殺死亡，許多機場航管工作沒人做，我們飛機夜間起降缺乏燈光引導，險象環生。

在繁忙的任務執行過程，我身體也受不了，上吐下瀉，住院休息幾天才身體恢復，立即執行漢中撤退的任務，許多城市市區已成無政府狀態，暴民當街搶劫，燒毀商店房屋，百姓帶著行李四處逃竄，我負責協助胡宗南及其參謀、護衛等人撤離

飛往成都，但抵達成都的次日，成都市區也開始人心惶惶，看樣子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潰敗已讓百姓惶恐不安，市區物價大幅變動，政府發行的法幣，金元券都變成了廢紙，金融市場完全崩潰。似乎國民黨在大陸的地位已被共產黨取代，我們面臨大陸的全面大撤退。

12. 大陸淪陷，撤退台灣

談到廣州撤退，我開的飛機準備離開廣州的前一天，機場與市區的交通已完全中斷，我們機上人員被困在機場連飲水食物都沒有，機場工作人員早已跑光光，但我們沒有接到撤離命令，我們只好等待，到晚上副駕駛及機工長到無人看管的機場軍械庫拿了幾把卡賓槍，他們要我晚上好好休息，由他們守夜護衛。

第二天一早我們接到的命令是要撤離憲兵部隊十六人運送到三灶島駐防，天一亮有憲兵部隊人員 14 人到達飛機旁，幸好憲兵隊長帶了幾個飯糰，我又冷又餓，我拿過飯糰就大口嚥下，這時副駕駛大叫，因為機場附近的山丘上佈滿百姓持棍棒向機場衝來，我要求大家盡快登機準備出發，當我坐上飛機駕駛座，憲兵隊長拿著手槍指著我的腦袋，他說還有兩名隊員尚未到機場無法登機，他要求我暫緩起飛，機工長機警的從後制服憲兵隊長，我沒有理會他們的打鬥，我立即發動引擎猛踩油門強行起飛，說是遲也是快，我飛機剛拉起，一部卡車橫在跑道頭準備擋住飛機起飛，幸好跑道夠寬，我將飛機偏右一點，擦到一點卡車旁邊，順利起飛。

我沒有去過三灶島不知道確切方向，大陸撤退造成各項軍事通訊系統混亂，我原以為三灶島在汕頭附近，結果機上有人告知三灶島在廣州南邊，珠江口附近，到達三灶島準備降落，發現機場跑道是泥巴地土質鬆軟，飛機很不容易才降落成功。

＊　我與首姩帶著兩名幼童撤退到台灣

1949 年中旬，上海市面上謠言滿天飛，共產黨軍隊即將進城，人心惶惶，我們領的薪餉都是一麻袋一麻袋裝著幾億幾千萬的法幣，發薪當天上午首姩立即將全部薪水拿到米店換一小袋米，如果下午去買就可能只買到一碗米，幣值崩盤，百姓間改用袁大頭銀元或切小塊黃金買賣交易，上海局勢十分危險。部隊長官告訴

我們，國民黨政府暫時遷到重慶及成都，我們可以選擇到成都或到台灣，我與首姩商量何去何從，首姩念及父母親人都在湖北家鄉，如果暫時隨國民黨遷到成都，一方面曾住過成都四年熟悉環境，另一方面成都離家鄉較近，回家鄉比較方便，加上對台灣太過陌生，特別在 1947 年 2，3 月發生過排擠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所以我們倆決定遷往成都。但計劃趕不上變化，在我出任務到成都時，發現成都市面已開始動亂，所以我一回到上海立即安排全家飛往台灣，一個我們倆都不熟悉的地方。

1949 年 11 月我們空運部隊奉命撤退到台灣，我們一家四口及娟妹一起坐上我開的飛機與同學周世佐一家一同飛到台灣新竹，我們賤賣上海住家的部分家具換取一些現金做為盤纏，將住家房門鑰匙交給隔壁的朱姓鄰居暫時保管，只帶少數衣服行李隨身物品，我們總覺得短時間後我們還可能再回上海原住家居住。



上圖照片是汝霖駕駛的 C-46 飛機帶全家及同事家眷降落台灣新竹機場

從上海直飛台灣新竹，由於當時新竹機場沒有導航設備，又無法用台北來定位，隨機通訊員收不到台灣各地的氣象預報資料，我只有以沿海低飛高度約二千至三千英呎左右摸索飛行，以目視看到新竹機場北邊的小山丘，因此我們這架飛機才安全降落。下機後機場工作人員送來熱湯及饅頭，讓大夥很窩心暖胃，接著機場

派專車巴士送我們到住處就是新竹的樹林頭，那有一大片日式房屋是一個沒有門沒有窗的空屋群，看來十分荒涼，與我們上海住家房子相差太遠，招呼我們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這是離機場最近的住宅區，我們空軍分配到的只有這一區，沒有太多選擇，因此我們選擇戊字二十六號的房屋做為我們家，每戶坪數是二十坪，我想我們五口人家應該還算寬敞，但工作人員告訴我，由於撤退的空軍人員及家屬人數眾多，房屋有限，一棟房屋要住四家，結果我的這棟日式宿舍擠進楊錫仁一家六口、周世佐一家六口、王鈞茂一家五口及我們家五口，一共擠進二十二口人。我們一家人只分到四坪的空間，只好將就一下。後來我在旁邊空地搭建一間三坪大的竹屋，才稍有家的感覺。(下圖照片是首姘與孩子們在新竹樹林頭眷村的生活照)。





當年我們遷居新竹期間，台灣地區人民生活清苦，民生物質匱乏，百業蕭條，但我們運輸大隊因工作任務常需出差大陸西南沿海地區尤其常到廣州、海口或香港，我們可買各種食品用品，特別是歐美奢侈品或化妝品，我們每次出差上級長官會給我們三十塊銀元做特別津貼，我們也受人委託帶一些貨來台灣賣，以賺取外快，所以我們的生活比台灣當地百姓的生活好許多。由於我們總是認為遲早會返回大陸家鄉，所以我賺的錢都隨便花光，從來沒有想到存錢，事後回想起來確實有些後悔。

13． 在台灣新竹的空運工作

雖然我們空運二十大隊已經撤退駐防在台灣，但我們的空運任務大部份在執行大陸殘餘國民黨軍隊的支援任務。

1951 年我從事飛行的工作近十二年，看到許許多多的飛行意外及同學同事的受傷、傷殘或死亡，讓我愈來愈迷信，飛行前的癥兆。我們一同住在新竹樹林頭的四家人，王鈞茂出任務受傷轉為地勤人員，他一家搬出我們共住的宿舍；楊錫仁在海口失事飛機墜毀身亡，周世佐在昆明被俘，我看到我們共住的四家，只有我尚未出事，心中總是毛毛的，首姩雖然嘴巴上安慰我不要想太多，但我一出任務，首姩就顯得六神無主。

1950 年我在三十中隊時，有一次我被派到屏東機場支援傘兵空降訓練，我認識了一位王姓機工長，屏東機場同事都說他算命很靈，我好奇的找他算命，他仔細的幫我看手相及面相，他嚴肅的告訴我三十二歲那年一定要停飛，否則會有劫難，我聽了未放在心上。有一天我在機場跑道邊遇到王機工長，他剃了一個大光頭，我很好奇問他為什麼要理光頭，他說要改運，他自己算到近日可能有劫難。又過了幾天，王機工長出任務，當他看到出任務名單，有一名組員被他認為是福星名單在列，他因此放心上飛機出任務，但飛機在跑道上剛滑行一半突然停下來，那位被王機工長認定的福星被臨時要求下機，另有任務派遣，結果這架飛機真的墜毀，王機工長也殉職了。隔年我就 32 歲，這事讓我很驚訝。

果然 1951 年，我 32 歲那年，發生一件事似乎應證王機工長的說法，有一次隊上給我的任務是飛海口，指派的飛機機號是 164，我覺得這架飛機不吉利，164 好像『一路死』，我以這架飛機的機工長與我配合度差而沒信心，要求另外換飛機，後來隊上幫我換一架編號 329 的飛機，機工長也讓我挑選，去海口的當天天氣晴朗，我的飛機飛過香港時，飛機發動機突然放炮兩聲，我立即關掉一個發

動機，在海平面飛行時，我要機組員丟掉一些東西減輕飛行載重量，我們平穩飛到海口上空，遵照塔台指示降落，在跑道滑行時突然塔台要我再起飛，我還來不及回應，就看見一架 P-51 戰鬥機朝我機方面衝過來，我立即將飛機向右側偏斜，但說是遲那時快，P-51 戰鬥機的左機翼擦撞我飛機的左機翼，P-51 戰鬥機隨後一個大轉彎衝進跑道旁草地起火燃燒接著爆炸。我飛機停妥後，我飛機並無太大損壞，機上人員都安全，但 P-51 戰鬥機的飛行員當場死亡。返回台灣，我立即接到隊上對我是否有責任或失職方面要進行調查，我暫時被停飛。

想起此事，似乎冥冥之中有所安排，在調查審問中我才知道 P-51 戰鬥機的飛行員姓名叫易炎，『易』是『楊』的一邊，『易』表示替換的意思，他是替代我楊某遭難，再說他的名字是單字『炎』,『炎』就是火燒的意思，真是不可思議。

經過調查審查委員會的討論，定論主要是 P-51 戰鬥機先出現機械故障因緊急迫降，我的飛機已滑進跑道，要立即閃躲臨時衝入跑道的飛機，確實有很大困難，因此造成機毀人亡的責任不在我，所以我停飛六個月後又回到原單位。

這個時段我們空運的主要任務是到大陸沿海地區空投傳單，或接回從大陸地區撤退的部隊人員，我們到大陸沿海地區空投傳單，遭遇到猛烈的地面炮火，我們隊上有多架飛機被擊落，所以隊上決定減少出任務，後來空投傳單的任務由空飄氣球取代。

＊ 與首姘在新竹的生活

在停飛六個月期間我被安排在作戰司令部戰管室做行政文書工作，工作一下輕鬆下來，每天上下班生活正常，每天可回家吃晚飯，這是許久沒有的現象，首姘當然很高興，但是我與同事或同學打麻將的時間增加，而且我是十打九輸，由於沒

有飛行，也就沒有飛行空勤獎金，當然也沒有出任務的額外收入，結果收入減少，支出變多，首姢管理家事可頭大了，這時候我大陸的堂弟楊蕤（楊更生）帶著他太太碧芬與强褓中的長女麗莎來投靠我們，我們一家五口突然增加為八口人家，同時首姢又在籌辦她妹妹定娟（娟妹）準備出嫁給我的同學許英的婚禮，這時我長子宰寰上小學，幼子上幼稚園，整天都需要有人接接送送，十分忙碌。整個生活擔子完全壓在首姢身上，我當時年輕，不懂得如何幫忙家事，有時反而是幫倒忙，結果首姢累倒，造成流產，後來知道流產的是一個女嬰，我內心很難過，對首姢感到很抱歉。

首姢安排妹妹定娟與汝霖同期同學許英在新竹結婚的婚禮；有趣的是汝霖與首姢倆結婚卻沒舉辦過正式婚禮，許英是汝霖飛行時的副駕駛。

在戰管室做文書工作有時無所事事，我為首姢寫一些詩自娛 ：

閒來無事寫信多、向卿傾訴若懸河。

人心險惡難猜測、世道炎涼費琢磨。

一生淡泊還如願、六月查看又如何。

慰我心靈欣有汝、悠悠歲月任磋跎。



右圖為新竹的家庭生活照

14. 在台灣台南定居下來

1951 年底我晉升為少校，由三十中隊調到六中隊，駐防地遷到台南機場，我調到台南也分配了宿舍在台南市水交社，是一個綜合的空軍眷村，包括空軍飛行，地勤，後勤人員的宿舍，1952 年中我將我家從新竹搬到了台南，1952 年底台南基地由新成立第一聯隊進駐，我們六中隊又移防到台中水湳機場，我負責中隊新進隊員的飛行訓練計劃及執行，隊員的任務派遣如夜間飛行沿海巡邏或到大陸沿海空投傳單及行政管理工作，工作相當繁忙。

到台中才半年，我們中隊接到命令籌組成立第六聯隊，馮隊長將籌辦任務又交給我承辦，我們大隊部需要台中水湳機場所有場地、營房、設施及眷舍資料，我發現隊部的現有檔案中資料欠缺嚴重，行政室人員一問三不知，我靈機一動，我到旁邊的公館機場（現為清泉崗機場）向美軍顧問團台中辦公室打聽是否有相關資料，結果發現美軍居然有非常完整的資料，讓我順利交差。沒多久發生一件意外事件讓我暫時離開飛行的工作。

1953 年的夏天，我正安排例行飛行訓練時的排班工作，隔天有一趟飛行任務是由我與同學吳述道負責，我正準備填上我名字時，另一隊員鄭福成走進我辦公室聊天，由於我前幾天忙籌辦成立第六聯隊的事有些疲憊，另外又有一些事要與作戰科長曾華漢討論，所以我順口問鄭福成是否可以明天代我的班，鄭福成一口答應。當晚我與曾華漢、李政功及謝紹安在寢室聊天，吳述道走進來一臉傻笑，我勸他早點睡覺明天一早要出任務。第二天一早我開車送吳述道及鄭福成驅車前往公館的輔助機場後，我就回到作戰室，我才坐下來，電話響了，出事了，我隨即再趕往公館輔助機場，只見跑道頭有架飛機頭朝下，插在大排水溝中，我跑到機上駕駛艙看到吳述道已當場慘死在駕駛座上，他的頭撞在儀表板上，只剩下半張臉，鄭福成也是腦部受創，但撿回一條命。事後查驗失事原因，發現是機尾升降舵有一塊小夾板在起飛前忘記拿下來，以致飛機起飛時加速也沒有用。

造成這件悲劇，我心中十分自責，也促使我堅持向上級長官要求暫時請調地勤工作，結果空軍總部將我調回台南炮兵學校任職。

＊　我與首姸帶著兩個小孩在台南定居下來

我在台南水交社分到宿舍與新竹樹林頭的宿舍是一樣的，一間日式房子分四家居住，我們一家外，另外三家是方家、周家及任家，我家與方家是共用客餐廳、廁所及廚房，我家和方家的生活空間與周家及任家的生活空間是以儲櫃做為分隔牆壁，每家有一間近六坪大的臥房，由於我們的小孩還小，我又調到台中駐防，所以房子免強可居住，方家男主人叫方為舉就在台南空軍供應司令部上班，方太太剛生第二個小孩(長子萬里，次子萬虹)，方太太個性隨和容易相處，所以兩家共用客廳及廚房，都可以互相配合。

從上次住新竹樹林頭宿舍經驗，首姸變得很精明，她與四周鄰居鄧家、譚家及任家協商將兩棟日式房子之間的空地，由相關的四家共同分配，再用竹籬笆隔開。雖然我們住家範圍不到十坪大，但首姸用竹籬笆圍出來的院子有四十多坪大，我人在台中上班完全幫不上首姸的忙，讓我見識到首姸的能幹及韌性，她一手照顧兩個幼子，另一手逐步將我們台南的窩建立起來，當時我們空運部隊已沒有外快可賺，每月只有微薄的軍人待遇，首姸在省吃儉用操持下，先在院子角落蓋一間廁所，解決兩家共七人搶一間廁所的問題。



上圖照片是首娗在台灣台南水交社空軍眷村住處生活照,首娗所站立的後方是汝霖與首娗共同挖掘的一個湖北省形狀的池塘

又過兩年首娗著手將原來兩家共用的廚房拆掉改建成兩間分開的廚房,並在兩家客餐廳中線用磚牆隔開,因此兩家都有各自獨立的生活空間。原有客餐廳分成兩半,空間變小,首娗就在院子中蓋一間大約八坪的客廳,將分出來的客餐廳佈置成小孩臥室及書房,新建的廚房兼用做餐廳,原有的臥房變成我們夫婦專用臥房。整個生活機能在首娗操持下逐漸完整。首娗又在院子中種些果樹及花花草草,並在院子中挖出一個湖北省形狀的小池塘養魚。我有時會懷疑,我這麼一點薪水,如何首娗可以做那麼多工程?事後我才知道首娗將她自己的全部細軟都換成現金投入建立我們溫暖的窩,真叫人感動。

當吳述道及鄭福成摔飛機的時候,我在現場忙著處理後續事情,首娗在台南聽到消息,傳說是我與吳述道摔飛機,因為出任務的名單尚未更正,首娗打電話到台中公館機場,我不在辦公室,所以聯絡不到我,自然緊張萬分。出事的第二天我趕回台南,當我踏進家門時看到首娗一個人失神的倚靠在門旁,一動也不動,當

我拍一下首姸肩膀，她像大夢初醒，撲到我懷中嚎啕大哭，我這時深深感覺做為飛行員的配偶有多大的心理壓力。

1953 年夏天，我離開飛行部隊，轉調台南永康陸軍砲兵學校擔任地面學術教官。在這項教職工作上，無壓力也無危險，我與首姸的日子從結婚以來從未有的平淡溫馨生活，我的失眠及胃痛情況有大幅改善。

1958 年 8 月 23 日國共又爆發八二三金門炮戰及 1958 年 9 月 24 日的台海空戰，共產黨軍隊試圖攻佔台灣的企圖破滅。

1960 年 9 月我又回到屏東二十空運大隊六中隊擔任副中隊長，我正好參與『旋風演習』，我們的任務是將從泰緬邊境撤出的國軍游擊隊，由泰北清邁以 C-46 運輸機接運回台。執行此任務需要做夜間飛行，我們半夜起飛，將飛機夜燈照明關閉採取儀表摸索飛行，以避免中共炮火攻擊，飛行六小時後早上降落泰國清邁，白天讓游擊隊人員裝備上飛機，晚上半夜起飛回台灣。這項演習我們共派出一百多架次的飛機執行任務，原計劃中的耗損率為百分之二十，結果我們沒有損失任何一架飛機，這應該歸功於事前的行前教育做的很紮實仔細。

此時國共間的軍事衝突似乎暫時停歇，我們空運的工作也多半在台灣本島內執行，我升任主管職位，實際飛行的機會減少，行政管理的工作增加，我與首姸雖然分開在台南及屏東兩地，但我們可以每週見面，生活中減少了壓力及牽掛，生活也自在許多了，回想戰亂期間的日子，我們倆能幸運地平安健康的攜手走過來，真是前世修來的福氣。



照片為汝霖與同事在屏東機場前合照

首姘小傳



首姸小傳自述



我王首姸出生於 1919 年 3 月 22 日（農曆），出生地為湖北省廣濟縣武穴鎮王家腦。我們王家在當地算是地主大戶人家，我父親王取梅（1898－1952，享年 54 歲）；母親楊桂梅(細妹)（1900－1981，享年 81 歲）； 我父親告訴我，取首姸的名字，首是指長女；姸是指古代的美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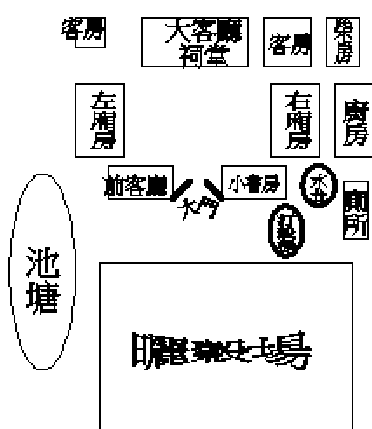
1922 年二妹定娥出生後，取名”定”是希望生女兒到此停止，王家長輩希望母親楊桂梅盡快能生男孩延續王家香火，1925 至 1930 年間前後生了兩個男孩，都在一歲多生痢疾而亡，一方面當時鄉下醫藥欠缺，另一方面家人照顧幼兒欠缺正確的衛生觀念及飲食習慣(用過的包尿布丟在地上未洗過又重覆使用；食物方面則以為應吃補品及偏方來補充體力)，1932 年三妹定娟出生，王家長輩認為又生女兒是不吉利的，於是將三妹送給貧窮的佃農羅家，希望能再生兒子，更決定如果我母親楊桂梅再生不出兒子，王家長輩將幫王取梅另娶妾生子傳宗接代。

還好 1936 年我母親楊桂梅生了四弟樹喬，取名樹喬是希望這男孩能長得像喬木一樣高大的樹，王家長輩並招來許多乞丐做四弟樹喬的義父乾爹，希望這個兒子“好養”，天如人願，四弟樹喬順利長大成人(雖然他成年後當醫生，但他唯一的兒子是智障兒)，1939 年四妹定恒出生，我母親在其人生中寶貴的十七年青春完全在為王家傳宗接代，生三個兒子只有一個存活，為生兒子生了四個女兒，這是那個時代女性的悲哀。



上圖是 1980 年首姅母親與定娥大妹、樹喬弟弟及定恒小妹合照

我的家鄉在廣濟縣(現在己更名為武穴市梅川鎮)的鄉下，一個叫做王家腦的山丘上，整座山丘上有一兩百戶人家都是姓王，是一個大家族，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就過世，我記憶中我祖母是一個能言善道的人，家族中大小事或糾紛爭吵，族人都請祖母評斷，並遵守祖母的最終裁定，我母親是個傳統的媳婦（可能是祖母太強勢，使母親顯得柔弱），我父親興趣廣泛，有藝術家個性，家族在城裡西門開了一家恆泰商行，經營一些中藥材買賣，我父親負責商行的藥材採購，所以常常到外地採買，每次父親回家都會帶回許多在其他大城市購買的新上市或新潮書籍包括許多歐美國家名著的翻譯書籍給我們姐妹看。



圖為在王家腦的王家房間位置圖

左廂房在大衣櫃後有夾層。右廂房在大床下有地下道通到院子外，通道旁有地下室藏銀元。

我出生的年代是中國剛由帝王專制時代轉變到民國開放時代，雖然逐漸社會開放，但女性在那個時代仍然是屬於受壓抑及歧視的階層，很少女孩子被家庭允許到外面去上學讀書。

我父親在清朝曾考過秀才但落榜，由於王家是當地的大地主，所以家中有許多藏書，我父親沒有讓我與我妹妹定娥到縣城裏上學讀書，接受現代教育，而是請私塾老師到家裡來教我們姐妹倆讀書，我喜歡讀書，與私塾老師學做詩作詞及學習四書五經，因此在國學基礎上我打下深厚的基礎。我的詩詞功力從我曾在台灣獲得當時司法院院長于佑仁主持的春人之友社吟詩作詞比賽獲得第一位女榜眼，可見一斑。

我童年成長歲月中是在吳佩孚軍閥、國民黨軍隊、共產黨軍隊、縣城自衛隊及多股土匪強盜輪流蹂躪家鄉，各路軍隊或人馬進城都是要糧草、金錢、兵源或勞役，好的是出公告徵收，壞的是用硬搶民宅，所以百姓都生活在恐懼中。為躲避各路軍隊無度的糧餉索取，我父親經常躲避在自家住宅房間的夾縫或地下室中數日至數月不等。有一次軍隊進入王家腦時，我父親與其他幾位叔姪輩選擇往後山逃跑躲避軍隊無度的索取及抓丁，但在逃跑中有親戚被軍隊放槍打中身亡，家屬只有自認倒楣，根本是申冤無門，在亂世中，百姓的性命如螻蟻，任人踐踏。

我父親王取梅的興趣很廣，他懂得中醫使用的藥材，有時也幫人看病抓藥，他有藝術家的浪漫個性，喜歡文學及畫畫，尤其他喜歡自行組合或修理機械物件，我們家附近有條河流，由於各方軍隊有時在爭奪利益時會火拼，輸的一方有人浮屍河面，許多槍枝也可能丟棄在河中。平時我父親會替人免費修理鐘錶，他也常在

晚上到河邊撈丟棄的槍枝，帶回家擦拭及重新組裝，結果他在書房壁櫃中藏有大量槍枝。

有一次是共產黨軍隊到我們王家要求分擔軍費及軍糧，由於家鄉連年戰亂，田地收租情況不佳，實難滿足共產黨軍隊的要求，軍方認為王家不願配合，因此要求貧窮農民批鬥王家大地主，結果有鄉親為擺脫共產黨軍隊審問，供出我父親在家有藏槍枝，這下子可不得了，我父親書房被查出許多槍枝，他立即被關入縣府大牢，要求是如果能滿足共產黨軍隊的需求才考慮放人，我們家屬四處張羅終於達到他們要求，他們雖將私藏槍枝罪銷案，但又以圖謀叛亂的罪將我父親繼續收押，在獄中他們逼我父親供出藏錢的地方，我父親受不了逼供，我們家屬都依他們要求辦理，但他們還是不放人，我們家屬開始動員我們自家的佃農及當地參加共產黨員的貧窮勞工農民一起聯名保我父親，由於過去我父親在收租方面給予佃農許多方便，如遇旱災減租或佃農無法按時繳租，讓他們分期攤還或借錢幫助佃農渡過難關等等，所以這些鄉親很賣力集體向軍方求情，終於我父親得以釋放。

我父親一回家身體虛弱，由於逼供時遭到毆打造成內傷，在獄中又沒吃好，一回家看見餐桌上擺出許多雞鴨魚肉幫他去邪壓驚，立即狼吞虎嚥，當場昏倒在餐桌上，從此我父親的身體一直未完全康復，直到多年後大陸剛淪陷就病逝家中。

我父親被關，有另一種說法如下：

我父親有一位經常來要錢的舅舅是抽大煙的敗家子，早年由於揮霍無度被我父親的外祖父趕出家門，在我父親當家開始，舅舅為買大煙就向我父親要錢，次數一多，我父親也不願理會他，因此向國民黨政府軍密報邀賞說王取梅私藏槍枝，結果我父親被國民黨政府軍抓起來送縣府大牢關起來，關了三個月後共產黨軍隊進城，國民黨軍隊撤出，共產黨軍隊接受佃農集體請求說我父親是好人願意作保，

因此我父親被放出來，王家設宴款待全體王家佃農在王家門前曬穀場大吃一頓。由於王家是大地主，樂善好施，家中主要收入是田地放租，佃農每季收成繳租，若當季佃農收成不好，我父親會讓佃農欠租不會逼債，深獲佃農及鄉民的好感，所以我父親因私藏槍械被共產黨駐軍扣押，才會由佃農集體出面擔保保釋出獄。

同一時間我母親楊桂梅也沒好日子過，軍隊在我父親坐牢期間，曾將我母親楊桂梅捆綁逼問藏銀元的地方（當時大戶人家多半將銀元，黃金手飾分別埋藏在家中院子或房間夾層中），每次都讓軍隊獲得了一些銀元，當第三次軍隊再向我母親楊桂梅逼問藏銀元的地方時，我母親直接跳入房前的魚池塘自殺，幸好被姪子救起，加上我父親王取梅出獄後一直身體狀況不佳病倒，從此各方軍隊就不再來我們王家騷擾。

談到房前的魚池塘，我小時在池邊玩耍常會看到被槍斃的人浮屍在池塘中，據村中長輩稱係各個不同黨派軍隊相互鬥爭火拼的結果，警告我們小孩不論何路軍隊來到村裡都要保持距離，以免日後惹火燒身，遭到報復。

我五六歲時由父母安排與我同年的楊汝霖訂親，我母親楊桂梅與汝霖的父親楊勳南是堂兄妹關係，算是親上加親。我的外祖父與汝霖的祖父是親兄弟，他們那一代有四兄弟，四人的身高都在 180 公分以上，甚至老四有 200 公分左右，四兄弟在村裡的身高是最醒目的。

在我童年，青少年時期都沒有與汝霖有任何聯繫（包含書信），所以我對汝霖的印象很陌生。直到 1939 年初我父母告訴我，汝霖與其家中父母狀況，我父母希望繼續維持這份親家關係，汝霖的父親希望我以準媳婦的名義搬到楊家居住，透過汝霖父親的關係及安排與汝霖取得聯絡，進一步相互認識並培養男女感情。

當時我對這樣的安排是有些抗拒、遲疑、困惑與無奈，但在通過幾次信件往來後，慢慢我接受這個事實，我到楊家主要照顧汝霖的母親，但不幸的是汝霖的母親在我 1939 年 4 月 29 日到楊家半年後病逝。

在汝霖的母親走後，汝霖的父親積極想安排我與汝霖團聚，起先汝霖的父親要求汝霖在受訓階段結束時，若有休假時間，希望他回鄉來接我到成都，但戰事延燒，家鄉廣濟已淪陷，湖北省到四川省間的許多水陸路已中斷，汝霖受訓單位一直想加快腳步訓練這批青年能早日上戰場為國效力，而且如果有放假讓學員返鄉，又如何保證學員能安全回到受訓單位，所以汝霖他們學員既使受訓單位沒有課程，也不敢放他們返鄉省親，我與汝霖相聚的事情一再拖延，從 1939 年 4 月至 1942 年 11 月一拖就是 3 年多。

1942 年 9 月以前在汝霖的家期間，許多時間都在躲日機空襲轟炸，當日軍進城或由日本人召集當地人組織的『自警團』抓百姓當日軍勞役，我與汝霖的父親家人都會到鄉下避難。在此戰亂期間汝霖的父親在田地收租方面十分困難，常常收不到租金，原有的泰和祥商店也被日軍飛機炸毀，因此也影響我們日常生活開支，我與汝霖的小姐姐負責大家每日餐食，有一餐沒一餐，多半以地瓜及蕃薯為主食。直到 1942 年 7 月知道汝霖的三姐夫要來家鄉接他母親到湖南長沙，另外一位鄉親要到貴州貴陽找她先生，所以我決定和他們結伴同行上路到四川成都找汝霖，雖然我父母反對，汝霖的父親也擔心在貴州貴陽後我面臨只有一個人在旅途上奔波十分危險，但我認為錯過這次機會，我不知是否還有其他機會讓我與汝霖團聚，所以我堅持與他們結伴上路。

我們一行於 9 月中旬出發，先到陽新渡長江到江西瑞昌，再從瑞昌走陸路十五天到湖南長沙，在長沙我與三姐夫的母親分手，與另一位鄉親經湘潭坐船到衡陽，再搭貨車到貴陽，在貴陽與鄉親分手，我搭公車到重慶，在重慶又待了半個月與

郭靜儀（汝霖好友同學袁宏俊的妻子）見面，一起搭農本局公務車到成都與汝霖見面，完成我的抗戰期間千里尋夫的壯舉。

1942 年 11 月在我二十三歲那年，我與汝霖初次在成都見面，我們與靜儀姐夫妻、李乃樑、小虹（李乃樑女友）、小虹的母親及李乃樑大姐合租一棟兩層樓的公寓，我們與靜儀姐夫妻住樓上，其餘人住樓下。我曾在這公寓發生嚴重的摔跤差點喪命。

一個夏天週五中午，楊汝霖與袁宏俊的好友同事到家正式玩牌，靜儀姐在廚房負責做飯，我在旁邊幫忙，靜儀姐做菜中發現鹽罐中快沒鹽，她叫我到二樓儲藏室再拿一包鹽，我急忙往二樓衝上去，在到達二樓時腳尖踢到樓梯，面朝下摔倒，碰的一聲倒地不起，當時大夥在樓下玩牌很吵雜，沒人聽到響聲，只有汝霖覺得二樓有奇怪的動靜，他突然起身往樓上衝去，發現我倒臥在二樓樓梯口面朝下，他毫不遲疑地伸手將我翻轉過來，我滿面是血跡，他在我鼻孔擦去血跡，我才得以喘口氣，原來面朝下時鼻子流血將口鼻均封死，差一點窒息而死。這次大難不死，我也活到九十多歲高齡。

我們後來搬了幾次家，我們始終與靜儀夫妻住一起。基本上我們的住家都會接近汝霖他們駐紮的部隊旁，一方面我與靜儀姐常到汝霖他們部隊餐廳吃免費餐，我雖然從家鄉帶來一些錢，但汝霖的每月薪水少的可憐，我們沒錢逛商店，也沒錢看電影，所以我覺得手邊的錢必須省著花。我們在汝霖他們放假時到各風景區去踏青，我們都是用走路，生活物質雖然缺乏，但精神與心情是很愉快的。

記得在十歲那年我有一天帶二妹定娥及其他表姐妹在家門口的曬穀廣場玩跳房及踢鍵子，我家鄰居王洪先生叫住我們一群小朋友，說要幫我們大家看相，他說我，仁中太短，耳垂無肉，不是長壽相，但如遇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1944 年 6 月 10 日我在成都市立醫院生下我與汝霖的第一個男孩楊宰寰，小名叫小霖，我們及家鄉父母親戚都很高興。

1944 年 10 月 2 日汝霖與他同期同學奉命到美國接受飛行訓練，他們經印度、澳洲到美國。我生小霖，不久靜儀生安娜，我帶小霖，靜儀帶安娜，我們住在一起，互相幫助，我與靜儀建立深厚的感情，我們讓自己小孩喊對方為『姆媽』(另一位母親的意思)。我們經常需要照顧彼此的小孩躲日機空襲警報，或到市場搶購食物，特別是嬰兒食品。丈夫不在身邊，許多家事必須我們女人自己去完成，因此養成我往後獨立處理事情的能力。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日抗戰正式結束，汝霖他們在美國的受訓任務也隨之結束，汝霖他們於 1946 年 9 月底回到國內，汝霖被編入空軍二十大隊空運隊駐紮上海，並由部隊分配宿舍。汝霖他們部隊安排飛機分批將我們家屬從成都接到上海，雖然我與靜儀在坐飛機過程中有些波折，但總算我們一家又團聚，上海的兩層宿舍，我們一家住一樓寬敞舒適，還有小花園，這是我與汝霖在一起住過最好的地方。在上海這個大都市看到許多新奇的事務，我第一次看見上海市南京東路上百貨公司櫥窗中掛滿西方美麗的婚紗，原來西方人結婚是如此浪漫夢幻。我與汝霖在成都見面既無請客吃飯（當時可能沒想到，也沒錢），也沒有拍過婚紗照片，我們只能說是小時在家人的許諾下完成了婚禮。

1947 年 3 月我已懷孕第二胎，汝霖帶我與小霖回湖北省廣濟縣老家看看，主要是汝霖自 1938 年離家後近十年沒回家鄉，他父母均已過世，我父母均健在，所以汝霖返鄉掃墓，我是看望我父母及弟妹，在這次返鄉期間，我與小霖大多時間是在我父母家，我父親身體狀況不太好，但我母親身體看來很健康，在此次返鄉過程中見到我家送給羅家的三妹定娟，當時定娟只有 14 歲，汝霖說定娟像我是

青少年時代的小首姘，汝霖考量我馬上又要生寶寶，可能需要人手幫忙，另外借此機會讓定娟脫離貧窮的羅家，到上海接受正常教育，因此我母親同意拿一塊田地補償羅家贖回定娟，因此定娟就一直跟著我們一路從上海到台灣，1950 年我在新竹為定娟舉辦婚禮，讓她嫁給汝霖同學許英。

1947 年 10 月 17 日我懷的第二胎在上海住家處，突然腹痛羊水已破來不及送醫院，當時汝霖在部隊，家中除三歲的小霖外就是汝霖飛行時副駕駛許英的上海新婚太太(她曾做過護士)，我當時倒臥在客廳地上，嬰兒等不及瓜熟蒂落已來到世間，這位許英的上海新婚太太此時扮演助產士角色將臍帶剪斷，將嬰兒用衣服包裹起來，立即將我與嬰兒送到汝霖所屬部隊的空軍機場醫務室，醫生檢查我的狀況，一切正常，我的第二胎叫震寰，小名毛頭，就這樣我們家又多了一位成員。



與兩子拍攝於上海

1949 年我們住在上海期間，國共戰事愈演愈烈，市面物價飛漲，常常有許多生活用品缺貨，幣值大貶，金融大亂，所幸的是汝霖飛空運機到全國各地出任務的同時，也帶回許多各地食品如一簍一簍的土雞或半隻豬或其他動物肉類或蔬菜水果，讓我們家中食材充足，所以在吃方面我們甚至比當地上海人還吃得好。但每次發薪水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鈔票，通貨膨脹嚴重，一次薪水只能買一袋米，所以發薪當天上午必須到米店搶購米。



與部隊眷屬出遊

1949 年中戰事已逼進上海，共產黨軍隊將要進城，本來我與汝霖商量撤退到重慶或成都，結果汝霖從成都出任務回來，他們部隊決定全體撤往台灣。

我們到台灣新竹住樹林頭，日式房屋一棟住四家，小小一棟二十多坪的房子擠進二十二個人，這些空軍飛行員的太太中，許多是自負很高，或兇悍潑辣，都不是好相處的對象，四家只有一間廚房，一間廁所兼浴室，這些年青的太太及眾多的小孩子在一個屋簷下，小孩子爭吵打鬧是常事，年青太太間也是經常大吵架，小孩為爭奪玩具或搶吃零食大打出手，大人則為用廚房次序先後或爭取優先洗澡或急著上廁所或打麻將起爭執，也有夫妻間不和或爭風吃醋大打出手，好不熱鬧。

為了與其他三家搶廁所浴室，我與汝霖找人在旁邊空地加蓋一間小竹屋，我們才住不久，汝霖的堂弟一家三口投靠他，我們家中更是擁擠，還好我同意汝霖同學許英要求娶定娟，我首要條件是許英必須回上海與現有太太辦妥離婚手續，後來我為籌辦定娟婚禮，操勞過度，導致流產，流產的是女兒，汝霖與我都非常痛心。

我們住在新竹的日子，汝霖經常飛行出任務，每次出任務我都很擔心，我讓自己

忙碌來忘掉等待飛機落地的時間，有時在汝霖預定回家時間未聽到任何消息，那時情緒緊繃，常做出一些愚蠢的舉動或無故與鄰居太太大小聲吵架，事後再道歉賠不是。我們同住的四家，楊錫仁在海口墜機身亡，周世佐在昆明飛機被擊落遭到逮捕生死不明，王鈞茂飛機也出事受傷，轉到地勤。我真正體會到做為一個飛行員的太太心中的壓力有多大，有些空軍飛行員的眷村被稱為『寡婦村』，可見當時飛行員的耗損有多大，我只有不斷告訴自己『一切順其自然，聽天由命』。

1952 年汝霖所屬的第六中隊調到台南，同時空軍也分配給我們宿舍，就在台南市水交社空軍眷村，這眷村分為空勤飛行與地勤後勤補給兩大眷舍區，空勤飛行人員分配的宿舍是日式宿舍一棟分兩戶，每戶宿舍周圍有磚牆做成圍牆，地勤後勤補給人員分配也是日式宿舍但一棟分四戶，宿舍周圍沒有任何圍籬。當汝霖在分配宿舍時，首先分配到是空勤飛行人員宿舍，因為該棟暫時只有我們一戶入住，汝霖擔心他不常在家，我只帶兩個幼童住在有圍牆的房屋內可能有危險，因此他放棄此權利，選擇與地勤後勤補給人員同住。





汝霖在做這一決定前並未與我商量，因此事後我知道有這麼好的機會竟然放棄，我十分生氣，但我知道這項安排時，分配宿舍已定案，只好默默接受，汝霖一再告訴我宿舍安排只是短暫的停留台灣，不必計較住那裡。事後證明汝霖在這項決擇上是大錯特錯。

在台南市水交社空軍眷村，我們搬進的宿舍鄰居中，方為舉夫妻與我們共用客廳（兼做餐廳）、廚房、廁所兼浴室，方家人都很好相處，彼此互相配合，所以沒有像住新竹時期吵鬧不休的現象。

我們剛搬來不久，汝霖所屬的六中隊又被調到台中水湳機場，所以家中的大小事完全由我全權負責，由於在新竹住家的經驗，我住到台南宿舍後就先後與周圍鄰居協商彼此房屋間空地的所屬，原則上是雙方平分空地，互相不吃虧，然後在彼此鄰接處找當地工人買竹籬笆圍起來，我怕事後可能有人挪



動竹籬笆，所以我在靠我們家這邊的竹籬笆旁種下壽桃樹、山琵琶樹及杜鵑等小樹以確定雙方邊界。

有了院子，我就吃下定心丸，我有長期留在台南的打算，但做任何房屋修繕或加蓋的工作都需要錢，這時期汝霖雖有空勤加給，但金額也是少得可憐，我要求自己每個月一定要存下一筆錢，當存款累積到一定金額可以做一項我心中的工程時，我就會付諸實施。先從加蓋廁所，一段時日後存款金額比較多時，再在兩家中間用磚牆分隔，並同時拆掉舊廚房改建成兩間分開的廚房兼餐廳，由於方家充分配合，所以工程都進行的很順利。

1953 年汝霖離開飛行部隊，轉調到台南陸軍砲兵學校當教官，汝霖認識幾位陸軍教官，尤其是疏教官與汝霖走得最近，所以我們一家也常常到疏教官家作客，我認識疏教官太太的哥哥張白翎，張先生單身，大陸有妻室，他是台灣春人之友社的會員，平日喜歡吟詩作詞，這也是我的嗜好，張先生介紹我加入台南春人之

友社分社，我參加他們詩社的定期聚會及作詩詞比賽，參加的詩友絕大多數是男性，所以我的加入引起其他詩友的重視，後來分社推薦我參加台灣區詩友會女性詩友競賽，我得到第一女榜眼的頭銜。平日我要照顧兩個孩子的生活起居及上下學，尤其小孩讀小學中高年級，中午要做便當由我或汝霖送到學校，所以平日生活也很忙碌。



1960 年汝霖又調回屏東機場 C-46 空運大隊擔任副中隊長，這時汝霖收入中有空勤加給，薪水比較多一些，但汝霖在工作之餘常與同事打麻將，而且是十打九輸，拿回家的錢更少，為此我們間爭執很大，結果我們決定每月薪資袋先交給我，再分一些錢給汝霖花用，當月用完不得預支，如此我才掌握經濟大權。我規定如前些時日強迫存款，慢慢我有了積蓄，我在院中加蓋一間連接老宿舍的八坪大客廳(如下圖客廳內及右圖外觀)，另外整理房間騰出兩個小孩睡覺及作功課的空間，我也為家裡添購一些家具，院子中挖出一座湖北省形狀的魚池，我又種了一些龍眼樹及花花草草，汝霖喜歡動物，我本身是不喜歡養狗養貓，但配合汝霖嗜好，我們院中養過狗、鸚鵡、猴子、鬥雞及池塘中的魚。





1967 年兩個孩子長大，出外到台北讀大學，我開始籌辦更大的工程，我將原有八坪的客廳拆掉，另外在院子中蓋一間十五坪左右的獨立水泥磚瓦的房子，有一間臥室，一間大客廳及一間廁所兼浴室，將池塘填平，剩餘院子空間完全鋪上水泥，在院子沿牆邊做起花架做為汝霖養蘭花的地方。我們在這台南眷村一待就是 52 年，一直到 2004 年眷村拆遷，我們搬到桃園縣中壢市養老，我已經活到九十多歲，回想我這一生走過的經歷，戰亂時期的影像似乎一幕幕重新出現在我眼前，我感覺真是幸運，我與汝霖經過那麼多風風雨雨卻能夠健健康康的活到九十多歲，真是不枉此生走這一遭。



首姸老年生活照

首姸詩選彙集

《鳴蟬》 首娦 1937 年

似曲原無韻　如琴卻少弦
隔林深密處　噪斷夕陽天

《總理像》 首娦 1937 年

欲拯垂危國　昂然崛翠亨　匡時籌偉策　薄海仰威名
志在興民族　功成覆滿清　英容今宛在　日月並光明

《夏晚偶成》 首娦 1937 年

碧空清似水　徘徊晚興賒　煙輕籠翠柳　露重點荷花
日落蟬聲咽　風吹燕翅斜　半輪枝上月　移影上窗紗

《燒山有感》 首娦 1937 年

寒煙漠漠已黃昏　錯認漁燈起遠村
料是兒童多好事　故燃枯草做烽燉

《燒山有感》(二) 首娦 1937 年

明明暗暗出山巔　造極登峰勢欲燃
海內已無安枕日　山間今又起狼煙

《美遊湖圖》 首娦 1937 年

風送浮槎出碧蕪　水光山色兩模糊
清幽不倦年年興　天下名湖歷盡無

《美遊湖圖》(二) 首娦 1937 年

春山六曲上眉端　窈窕蠻腰倚薄紈
試問湖心終日坐　鵝毛飛片可知寒

《美遊湖圖》(三) 首娦 1937 年

時髦秀髮恰垂肩　新樣花鑲錦袂邊
浥露荷花紅映面　流連垂釣碧波前

《美遊湖圖》(四) 首娦 1937 年

潮漲一泓秋水碧　峰巒兩岸好山多
長春花草年年有　不向東皇喚奈何

《美遊湖圖》(五)　　首姅　　1937 年

雪作肌膚玉作身　倩它明月作精神
星眸剪盡一湖水　船上波心六美人

《美遊湖圖》(六)　　首姅　　1937 年

斗轉星移已數旬　玉人猶是舊精神
一輪皎潔常圓月　瀟灑蛾眉更出塵

《美遊湖圖》(七)　　首姅　　1937 年

半船明月半船花　鷗是鄰居水是家
賺得良工真妙筆　不須塞外抱琵琶

《過石船》

得逢佳境且留連　怪石崢嶸別有天
鎮日未聞人喚渡　頻年空載水潺緩

《悼姑》

韶光倏忽半年過　遙隔慈雲費揣摩　鶴唳忽驚城失陷　魚書始覺病沉痾
舊描蘭譜遺陳蹟　新劈桃箋賦悼歌　悽絕去年歸省日　相逢猶說別時多

《和娥妹送別》

晨昏仗爾慰庭幃　莫向陽關唱別離　花圃送春兼送別　芸窗傳札並傳詩
通靈未許蓬山隔　轉瞬堪驚節令移　珍重臨風莫惆悵　談心況復可相期

《附原作》

卄年親愛且同幃　忽爾從容作別離　曾憶窗前同習字　尋思燈下共吟詩
開簾尚怯單衾冷　對月猶憐隻影移　展轉夢魂難入寢　愁腸惟望速歸期

《畫柳》

二月春風筆底生　模糊舞態未分明　數行磔石緣根纍　一縷柔絲傍幹傾
處士門前留舊影　陽關道上送離情　從今幸有丹青手　縱是秋深也不驚

《畫梅》

根托羅浮有幾旬　出塵風格不沾塵　匠心繪出橫斜影　妙手傳來水墨神
世任炎涼難改色　花當開謝不關春　江南消息殷勤報　好屈東皇駕久巡

《黃菊》
一院斜暉鎖綠蔭　釀花天氣已秋深　瘦憐傲骨寧非病　黃到芳容似錠金
質潔祇同梅並格　神清宜借月為心　生平知己推陶令　贏得騷人說到今

《白菊》
縞袂仙人玉作容　年年落帽節初穠　冷香清豔形偏媚　露蕊冰肌態更豐
月下乍疑霜疊疊　風前旋見雪重重　銀鋪翠繞堆三徑　蟹正肥時酒正濃

《六旬雙壽》　步韻
人海茫茫事易忘　幾人修到髮蒼蒼　玉堂齊作華封祝　彤管頻揮壽慶忙
太液蓮花欣並艷　中庭瓜瓞羨綿昌　龍章煥彩輝門第　齒德均增合邑光

《六旬雙壽》 (二)　步韻
流水韶華年復年　又逢桃李門芳妍　三多合祝雙星壽　一代能期五子賢
德澤久欽留政界　敦風原不愧蒼天　蘭芽玉樹承歡日　舞彩蹁躚共粲然

《六旬雙壽》 (三)　步韻
神州何日靖風波　痛飲黃龍搗寇窩　還我河山堪鼓舞　縱情煙水任婆娑
蘭孫桂子家欣旺　鶴算龜齡壽慶多　敬祝詩翁重甲子　春花秋月漫吟哦

《六旬雙壽》 (四)　步韻
綺筵開處畫堂春　極婺聯輝慶此身　名利淡求誠達士　襟懷開闊亦騷人
閒來月下琴三弄　興到花間酒一巡　倘使昇平無個事　堯天舜日樂斯民

《寄霖》　步韻　1939 年
不須紅葉試題詩　已借鸞箋效倡隨
許立門牆沾化雨　畫眉人便是良師

《步韻》　汝霖
征鴻天外喜傳詩　筆下生花願效隨
道蘊清才期再世　班門豈敢妄稱師

《步韻》 (二)　汝霖
小池塘畔漫吟詩　月下低徊隻影隨
愁聽鴛鴦絃蜀瑟　斷腸人望早班師

《寄霖》　　　　　　　　姩
愁緒縈懷夢不成　秋蟲四壁送秋聲
困人時日關心事　未見晴空雁影橫

《寄霖》　　(二)　　　姩
烽煙瀰漫未停戈　水陸交通困阻多
兩月魚書猶杳杳　教人無計奈愁何

《寄霖》　　(三)　　　姩
喜有瑤箋託錦鱗　居然一室驟生春
潘郎玉影江郎筆　猶恐倉皇識未真

《寄贈》　　　　　　　　針嫂
忽驚天際唳飛鴻　知是蓉城喜報通　若個鬚眉多福澤　者番巾幗有英雄
分明月魄剛三匝　領略山峰幾萬重　和好百年成伉儷　舟行從此一帆風

《步玉》　　　1942 年於成都　　　　　姩
雲天迢遞效征鴻　誰信藍橋有路通　志決寧須談遠近　情堅何必別雌雄
路同弱水三千里　人隔蓬山一萬重　必竟情天終可補　畫眉窗下仰光風

《步玉》　　　　　　　　　霖
天南地北兩飛鴻　幸得靈犀一點通　弟媳終能成弟志　英雌不愧比英雄
山長水闊心多感　月下燈前意萬重　談笑當年三五事　桃花無復怨東風

《贈賈應淑女士》　　　　　姩
抱筆猶慚襪線才　春風雅座喜相陪
投桃報李尋常事　祇為拋磚引玉來

《遊青春島》　　成都郊外
大地陽回氣象新　相偕郊外步芳塵
濯纓濯足雙溪水　宜畫宜詩上苑春

《步韻》　　　　　　　　霖
鶯歌婉囀歲華新　世外桃源不染塵
島畔柳陰垂釣客　載花歸去袖藏春。

《前韻》　　家嚴

學術須求日日新　清高卓立淨無塵
顧名思義青年子　恰好遊春共島春

《遊青春島聯句》　　　　　汝霖與首娪

日暖風和作雅遊　高懷不抱杞人憂　無邊竹影搖蒼翠　有韻歌聲喜唱酬
四面雲山堪入畫　兩灣流水不通舟　青春恰好遊青島　美景都收入鏡頭

《寄贈》　　　（娪隻身經由湖北江西湖南廣西貴州入川）致貽

我喜中郎女有才　筆花常向錦箋開
關山不憚重重險　為佐英雄立業回

《前韻》　　娥妹

欲賡雅韻恨無才　別緒縈懷掃不開
惟望凱歌能早奏　揚鞭並轡錦衣回

《前韻》　　家嚴

女郎無學本庸才　為敵愁眉展不開
有志可嘉能報國　相夫失地欲收回

《前韻》　　娪

何敢榮跨詠絮才　尺書贏得笑顏開
倭奴未滅家何在　但願隨時奏凱回

《前韻》　　霖

男兒報國展雄才　起舞聞雞馬達開
破敵除奸肩重任　長空且聽凱歌回

《贈別》　　娥妹

暫別猶怨況遠離　不知重會更何時
雲天遙望關山阻　但願魚書疊寄歸

《前韻》　　致貽

未向長亭餞遠離　幾番恨我少閒時
疆場出擊夫人鼓　共退金兵衣錦歸

《前韻》　　娦
羌笛聲聲怨別離　彩衣重舞更何時
他鄉空有思家夢　千里關山踏月歸

《前韻》　　　　霖
陽關一曲悵分離　破浪乘風際此時
奮翼長征邊塞外　吳峰立馬再言歸

《前韻》 (二)
見時容易莫愁離　話舊談心自有時
且待倭奴齊授首　女兒聯袂並鞍歸

《思家》 故鄉淪陷　娦
不堪回憶故園春　搔首空餘淚滿巾　杯酒豈能澆塊壘　尺書何處託鴻鱗
興來有句題紅葉　愁極無心賞翠筠　今在異鄉仍作客　思親惟見夢中親

《前韻》　　霖
五年別母又逢春　幾度思兒幾濕巾　殘壘暮愁聞鼓角　故鄉時苦斷鴻鱗
坐移月影衣滋露　遙望晴空淚洒筠　飄泊異鄉同作客　思親惟見夢中親

《故鄉收復後》　家嚴和詩
奮勇長征幾度春　保家衛國滅黃巾　幸兒有志攀龍角　慰我無憂託雁鱗
遣興與人評月旦　放懷邀友賞松筠　而今寄汝無他語　保得安康勝省親

《週末返家》　戲娦　霖
翠樓春暖玉簾開　楊柳依依少女懷
半轉秋波花減色　亭亭卻是望誰來

《步韻》　　　　　娦
好花恰喜並頭開　千里相思慰素懷
試問瓊樓騎鳳客　為誰歸去為誰來

《步韻》　　　家嚴
滿園春色為誰開　橘綠橙黃好遣懷
點額分柑饒暮趣　那時笑問客何來。

《瓶花》　　　　　　　　霖

郊遊信步入園林　春色分來春意深　粉蝶也曾為上客　銀瓶願與作知音
多情種子男兒性　一味芬芳少女心　玫瑰花開助詩興　淡香時逐月升沉

《步韻》　　姩

塵根斷盡出瓊林　金屋藏來意自深　入座能無君解語　論交惟有水知音
綠珠尚乞瓶中露　紅線難忘塵外心　環珮幾時來月下　清香嬝嬝夜沉沉。

《前韻》　　霖

人未相逢月又圓　月圓人散更淒然　忍看今夜團圞月　偏向窗前照獨眠
滄桑世事幾經遷　人未相逢月又圓　遙念清輝寒玉影　媧皇何日補情天
倚欄卻被秋情惱　秋興少時愁未少　人未相逢月又圓　揮戈恨不驅秦早
一別家山十數年　年年此夕頌新篇　唱酬難解思家苦　人未相逢月又圓

《寄霖》　　1945 年霖留美期間寄自成都　　　　　姩

西川望月幾回圓　一度驪歌一黯然
為問張郎畫眉筆　何時重運鏡臺前

《風沙》

疏籬小院自成家　課子飼魚又種花
南部四時天氣好　最難消受是風沙

《畫眉》　　中華詩苑入選第二名

虢國夫人愛淡描　靚粧偏襯女兒嬌
遠山一抹新螺黛　二月春風上柳條

《牟家新居落成》

不知何處扣柴扉　舊地重臨面目非　爭羨新巢雙燕子　春來好傍畫樑飛
繞籬矮樹綠婆娑　花院新修安樂窩　試看滿門好桃李　春風誰及牟家多

《鸚鵡　買自泰國》

紅嘴綠衣稱使者　樂天安分戀樊籠
興來一唱春陽曲　婉轉柔聲喚小東

《庭桂春放》

蟾宮移得一枝香　花值春開覺異常
曳翠搖黃金點點　不教群卉擅新粧

《畫竹》　　(霖繪)

嶰谷好風光　搖窗綠數行
篩金枝蔽日　滴翠葉浮香

《題畫》　　(霖繪)

山崛奇峰水漾波　排空匹練瀉銀河　忘機更有閒鷗鷺　野曠天高任放歌
遠山含碧柳垂絲　瀲灩波光映舞姿　殘月曉風天欲曙　蘇堤春色繫人思
重巒疊翠水澄潭　茅舍松陰夢正酣　雞犬不聞超物外　白雲深處是江南

《春夜》　　和張鏡老

青梅如豆柳如絲　一院濃陰月上遲　蛙鼓低鳴人靜後　雞更初報夜闌時
沾花清露溥溥潤　拂面和風習習吹　怪底古人宵秉燭　春閨好夢怯鶯兒

《落葉》

三徑清涼暑氣無　知秋黃葉積庭除
西風若解傳消息　一片鄉心在故廬

《看故工程師羅裕紀念冊感賦》　　(羅敦偉公子)

奠靈冠蓋極榮哀　黨國元勳悼幹才　世道崎嶇憑化險　豐功豈止建蓬萊
多才天妒不長齡　濁水溪邊悼殞星　父母恩深怨舐犢　季昆情切泣原鴒
測量不憚叢林險　好學深知秉性靈　澤及人群功在國　美名千古永留馨

《淡溪秋月》

桂蕊初含露　蟾光正滿弦　雁銜蘆影亂　魚躍水紋圓
捕月思潛海　乘槎欲上天　淡溪秋月景　陶醉復流連
水利曾公圳　流輸大貝湖　溪清疑鵲渡　渚靜任鷗趨
橋臥蟠龍鏡　星沉剖蚌珠　波光滲月色　咫尺有方壺

《菊酒制頹齡》

王斗笑劉伶　平生幾醉醒　不須梅止渴　幸有菊延齡
露溢琉璃盞　秋藏翡翠瓶　霞觴添鶴算　齒頰有餘馨

《晚菊》

九秋風雨後　彭澤殿孤吟　曉霧迷芳跡　清香沁綠陰
冷凝三徑雪　黃綻一籬金　落木蕭蕭日　高標傲古今

《于院長右任八旬大慶》（監察院長）

蟠桃花發上林紅　南極星輝壽髯翁　靈秀獨鍾尊國瑞　雍容大雅仰儒風
名傳四海推元老　筆掃千軍奪化工　更祝春秋重八百　收京佇看補天功

《延平梅》

青帝先開赤崁城　羅浮仙骨更堅貞　蕭疏素影篩新月　澹雅清香解宿酲
秀靨玲瓏春解凍　冰肌皎潔玉生瑩　江南欲寄知何日　復國難忘故國情

《霜橋曉月》

風急雲低料峭寒　霜橋銀粉飾雕欄　初經人跡天剛曙　乍聽雞聲夢已闌
月色水光渾莫辨　詩情畫意欲描難　素娥耐冷餘清興　猶耀晨輝蔚大觀

《題畫》

柳線迎風舞　清波盪釣舟　江南風物在　鱸鱠動鄉愁
懸崖飛怒瀑　斷澗秀孤松　風定千山靜　雲低萬嶺封

《億載金城懷古》

緩步菈鯤鯓　遊人黯斷魂　蛛絲探故址　鴻爪辨頹垣
浪撼河山碎　星迴炮壘存　煙波遙極目　赤燄遍中原

《林三本事詩讀後》

林三詩本事　取料半閭閻　落筆如神助　生珠豈子虛
掄元三及第　富學五車書　雁塔題名早　牛刀小試初
池邊才倚馬　門外賦翻魚　諧趣東方朔　相形感不如

《賀結婚》

藝林才子詠關睢　丹桂香飄合巹卮　此日笙簫引鸞鳳　來年湯餅賀熊羆
情深好綰同心結　意契偕哦比翼詩　並蒂花開勝利節　雙修豔福定齊眉

《賀八旬壽慶》

南極星輝戊戌年　騷壇又賦九如篇　靈根遠種三生慧　風骨高標一代賢
政著甘棠餘德澤　詩傳藝苑廣文緣　鏡花水月禪機悟　合是蓬萊不老仙

《白蟻》

蕞爾形雖小　潛藏叵測身　營巢傾萬戶　入木蝕千鈞
食豈分貧富　居無間舊新　攀椽真絕技　繁衍更驚人

《燈花》

暮煙籠大地　春色上燈檠　閃爍花呈瑞　輝煌月共明
搖紅如有韻　吐燄似含情　燦爛非風信　徵祥喜氣生

《戊戌變法六十年書感》

幾曾盛世似唐虞　戊戌重逢感不殊　六十年前存遠見　萬千人獨作先驅
途窮紫禁才難展　血染黃花道不孤　科學文風隨日上　江流滾滾咽皇都

《題蔣孟彥老先生凍雲詩存》

生珠唾玉凍雲詩　藝苑爭傳介壽時　三徑黃花堅晚節　千年翠柏挺豐姿
才高獨運掄元筆　名盛威誇脫穎錐　道德文章推郭令　期頤再晉九如卮

《壬寅元旦感賦》

星移物換歲逢寅　蠟炬搖紅萬象新　椒酒又斟除夕夜　梅花猶報故園春
家山迢遞迷雲樹　客地棲遲斷雁鱗　安得東風一帆便　班師重作葛天民

《壽鏡微老先生七秩晉四》

立雪程門願未償　且將詩句當霞觴　搖風翠竹標高節　浥露黃花送晚香
社繼東寧春有主　星輝南極壽無疆　多公指點迷津後　一勺源頭活水長

《麥浪》

蒼茫一片漲平疇　隴上風光近麥秋　滾滾波推紅蓼岸　滔滔浪捲綠莎洲
凝眸黛色搖青障　入耳濤聲送碧流　四月鄉村無限好　蠶桑忙罷又豐收

《臨流》

一掉泛中流　風光豁醉眸　難將清濁辨　不盡古今愁
掠水娛飛燕　浴波閒宿鷗　神州淪浩劫　誰作濟川舟

《歲寒三友》

檢點詩囊冬已闌　四山蕭索木凋殘　天涯鼎足存知己　海嶠盟心續舊歡
傲雪暗香浮嶺上　搖風高節矗江干　喬松蒼鬱擎青蓋　無限生機共歲寒

《竹》

參差斑竹蔚成陰　嶰谷風清月一林　歲暮松梅堪作友　瀟湘夜雨聽龍吟
淇園一角綠成陰　細葉浮香滌俗襟　誰與高風標勁節　祇原從古是虛心

《中秋望月》

黃昏驟雨送中秋　賞月遲登赤崁樓　萬里晴空懸玉鏡　九州戰亂破金甌
團圓荔宅歡期續　定省梅川願待酬　今夜冰輪何處滿　撩人鄉思動鄉愁

《紅鸚鵡》

山重水複隔天涯　南國珍禽獻帝家　粉喙啄殘香稻粒　朱衣豔鬥碧桃花
開簾巧囀通靈舌　入幕常聞速客茶　世外風光渾不覺　樊籠偏對夕陽斜

《感懷》 (卅九年於總部停職察看期間)

無事閒來寫信多　向卿傾訴若懸河　人心險惡難猜測　世道炎涼費揣摩
一生淡泊還如願　六月察看究為何　慰我心靈欣有汝　悠悠歲月共蹉跎

《賞畫》

是結詩緣抑畫緣　畫中情趣自陶然　青山綠水隨心欲　玉宇瓊樓掌握前
紙上雪泥留範本　筆間晴雨不關天　雅懷未受塵囂累　不是凌波也是仙

《步韻》

閨中詩畫結因緣　展讀雲箋意杳然　尺素坐看吳會外　大才直出輞川前
點睛手腕生花筆　潑墨河山落絮天　況復綠楊共春色　瑤池並謫兩神仙

《前韻贈潤如》

天涯淪落結奇緣　閒話桑麻亦快然　枵腹如今嗟我老　孝經豈敢賣君前
匠心雅善張承吉　脫手多欽白樂天　唯楚有才無遜色　人間史上兩詩仙

《魚池》

揮鋤豈為闢春畦　兒學漁夫坐釣隄　石砌池邊宜待客　燈開院外好聞雞
月移樹影魚爭食　水漾泉光鳥認迷　若覓陶情小天地　草堂東畔竹籬西

《前韻》　(魚池)

有隨有唱闢園畦　兒聚河沙我築隄　運石雖非陶侃甓　揮鋤似舞祖生雞
魚觀濠上饒閒趣　月照池邊景欲迷　最愛陶情小天地　談心不覺日沉西

《前韻》　(魚池)　丁潤如

不營百畝與千畦　一鑑方塘砌小隄　雙手萬能朝定策　四鋤齊舞夜聞雞
引來活水天心見　坐看游魚笑眼迷　他日我來非雅客　清茶閒話夕陽西

《前韻》 (魚池) 疏影

何用尋芳到野畦　小園蘭芷綠圍隄　幽居寧靜無絲竹　解意通靈有犬雞
春水碧波鰜鰈樂　連枝紅錟鳳凰迷　丹邱人境雙棲處　赤崁城南荔宅西

《前韻》 (魚池) 張其彬

一鑑新開傍小畦　水清石巧樹圍隄　半仙境界宜招鶴　全德功夫合養雞
漫道池成供點綴　卻觀魚樂悟沉迷　天機無限饒生趣　金井泉通荔宅西

《前韻》 (魚池) 蔣沁國

小池西畔傍蘭畦　碧藻紛披綠接隄　彩蝶近波飛上下　錦鱗濡沫戲東西
堪欽魚水情同樂　竟教鴛儔看入迷　相對詩潮隨釣起　吟聲驚動午啼雞

《前韻》 (魚池) 張白翎

為築芳池闢野畦　中堆巧石外圍隄　隄邊種樹宜招鶴　院內栽花更養雞
新月半彎魚怯釣　小山幾疊鳥驚迷　靜觀解得莊生意　何用尋吟東復西

《送春》 姩

九十韶光盡　酴醿又一春　啼鶯留不住　歸燕喚將頻
綠泛葡萄酒　紅鋪芍藥茵　碧雲愁欲暮　惆悵未歸人

《新居作》

行年姑為百歲謀　蝸居不取林園勝　鴻案相期歲月悠
玉樹繞庭皆挺秀　芝蘭滿室有良儔　青蚨沽醉東籬下
藜杖探幽曲水頭　他日樓船歸故里　煙波閒釣楚江秋

《和張白翎感懷》

半世萍蹤隨遇過　滄桑人事奈愁何　深情不忘桃花夢　善感頻添鶴髮多
梓里兒孫娛晚景　蓬瀛親友伴吟哦　安居留得青山在　兩岸風平水不波

《七十年大陸通信後舅父記懷》

記自浦江分別後　隴梅一片未曾通　回思囊昔關懷切　料是今朝感慨同
閱照乍驚霜上鬢　憑欄唯見月當空　重逢期望雖殷切　老病交加幻想中

《母親病逝》

驚悉西歸除夕前　暮雲愁色滿梅川　他年紫府重相見　定赴瑤池問姐安

阿姐春秋逾八旬　兒生兒女女添孫　黃泉此去應無悔　只是難忘姐弟情

人生七十屬高齡　況是春秋逾八旬　寄語甥兒孫女輩　節哀莫作斷腸人

《釣魚》

診療餘隙喜垂綸　獨坐苔磯釣水濱　細守浮漂觀動靜　管它秋夏與冬春

一竿一線一銀鉤　一隻魚筐一罐蚯　一意一心時一掣　一人獨擁一池秋

偷閒溪畔好垂綸　養性修心釣水濱　莫對魚收談得失　煙霞獨擁幾經春

低垂夜幕月如鉤　坐對漁磯餌有蚯　秀水明山饒逸趣　一竿閒釣楚江秋

《祝八旬壽慶》

叱吒風雲憶昔年　歸田飛將賦詩篇　胸中丘壑留鴻爪　翼下河山歷劫煙

海外兒孫娛晚景　天涯袍澤別情牽　安康且享含飴樂　松柏長青福壽綿

《慶祝金婚》

風雨同舟五七年　驚濤駭浪扣心弦　幸逃苦海夕陽好　有興吟詩且學拳

共苦同甘五七年　恩恩愛愛好姻緣　而今八十身猶健　青出于藍有后賢

苦盡甘來五七年　一顰一笑動心弦　山人自有長生術　保健強身太極拳

福壽雙全慰晚年　相依相愛慶良緣　清閒歲月平安過　更喜兒孫個個賢

秋月春花年復年　相依相伴樂琴弦　惟願夕陽無限好　興來對奕也猜拳

《中秋節》　寄弟妹

佳節懷人此最深　天涯海角繫歸心

今宵共享團圞月　一紙平安抵萬金

《晦軒蕪稿讀後感》

鍾靈毓秀屬桐城　雛鳳聲如老鳳聲　一卷珠璣傳百世　碧紗籠處最佳評

又是梅開嶺上時　雪泥鴻爪費沉思　神州飽受坑儒劫　瀛海薪傳絕妙詞

《賀八旬壽慶》

結廬幽境羨神仙　介壽欣逢釣渭年　繞膝兒孫娛彩舞　齊眉夫婦對瓊筵

文章華國推前輩　詩禮傳家啟後賢　松柏長青春不老　收京佇看靖狼煙

《與孫兒對奕》

花影搖窗月色明　與孫燈下對棋秤　過河越界爭先後　走馬拼車任縱橫

誘敵迂迴跨戰果　攻堅虛實出奇兵　世途若此雖難測　老少開懷暫忘情

《結婚四十週年感懷》

一從合巹意情長　四十年來甘苦嘗　梓里奔波逃狃狁　珞珈臥病繫心腸
京山為我擔薪累　雲夢偕君刈草忙　今日夕陽無限好　不須惆悵近昏黃
相偕鴻案慶天長　世味酸甜每共嘗　繞膝兒孫娛晚景　談心姊妹訴衷腸
江河滾滾流餘恨　歲月悠悠未改忙　留得青山欣自在　故園重聚辭昏黃

《返鄉探親》

卅年歸夢已成真　越海穿雲載病身　一擁共垂欣喜淚　千言難述舊酸辛
街衢蛻變非原貌　房舍鳩居易主人　今日重逢諸弟妹　團圓互慶更相親
歸來一遍見情真　七十高齡瘦弱身　為償卅年心意願　不辭三伏路艱辛
慚愧投贈多珍物　幸喜關懷非外人　最是難忘留念處　噓寒問暖倍相親
同氣相投誼最真　重逢不禁淚沾身　忘懷即興談古今　觸景生情訴苦辛
滄海桑田更過客　星移斗轉換新人　長江滾滾東流去　踏遍青山為探親
慰語重逢會有期　豈知事總與心違　夢中幾度曾相見　畫餅充飢不解飢
他鄉歲歲悵歸期　定省高堂願更違　千里嬋娟祝珍重　且憑文字暫療飢

《母親逝世週年紀念》

去年今日背慈顏　雪裏梅花帶素冠　不是生前存懿德　安能逝後現奇觀
衣彩事親事已難　杯捲尚在怕翻看　梅花雪裏添哀慟　唯願泉台得永安
盈盈一水渡艱難　聚首言歡拭目看　萬里鴻鱗幸有託　寸心聊以慰平安
去冬除夕別慈顏　萬樹群山改素冠　是夜是時難入夢　頻將遺像淚中觀
欲養雙親願已難　雞豚雖在不堪看　扶桐遙問蓬萊客　母赴瑤池是否安
在外方知在外難　故園卅載不曾看　庭前荊樹今還在　何日床櫞問姐安
隔山容易水猶難　倚閭迎朝日日看　唯願山河歸統一　同觴共祝萬民安
卅年朝暮憶慈顏　故里梅花報素冠　風樹已殘遊子夢　承歡無日最難安

《舅父自嘲》

浮渡河邊一老翁　不文不武不農工　飢餐糧票食無缺　病請醫師藥未空
下箸卻嫌同虎噬　種園慚愧太龍鍾　思量老矣西歸好　免作人間蛀米蟲

《哭舅》

慈母歸天甫隔年　梅川驚悉舅登仙　關懷語句今猶在　一讀遺詩一泫然
闊別梅川三十年　漢皋欣聚盍昇仙　樽前一敘那堪憶　讀罷遺詩心碎然
七十春秋是永年　古來誰得似神仙　老萊郭巨今何在　一醉長眠亦快然
廩粟飢餐度晚年　自朝老病欲求仙　相逢聯句談今昔　色舞眉飛更快然
同觴舉盞話新年　酒興濃時勝醉仙　誰料此為分袂飲　令人淚注倍淒然
古稀已過越高年　幸免煎熬羽化仙　更有子孫皆樂業　九泉此去應安然

《結婚四十年紀念》

名播梅川久仰欽　西園矚目結同心
卅年甘苦隨流水　百歲鴛鴦勝萬金

《步韻》

鴻案相莊已久欽　海枯石爛結同心
承歡繞膝皆才俊　更喜康寧百煉金

《錄父親輓》 (父親聯)

公已赴蓬萊　于年得壽　于病善終　但因教子覓封侯　殮未憑棺千古恨
我原關戚誼　即景常哀　即情恒憫　乃以令媛當戲彩　喪猶讀禮倍垂憐

《與哥在武昌重聚》

十年勞燕各西東　此日相逢似夢中　無限情懷無限恨　兩人心事一般同
十年勞燕各西東　此日相逢似夢中　回首高堂齊洒淚　更從何處睹音容
十年勞燕各西東　此日相逢似夢中　阿季素懷宗慤志　及時破浪趁長風
十年勞燕各西東　此日相逢似夢中　喜得石麟天上種　兒時器宇異凡庸
十年勞燕各西東　此日相逢似夢中　讀到禹謨謙受益　和光不定是圓融
十年勞燕各西東　此日相逢似夢中　馬齒徒增嗟我老　不如歸去作冥鴻

《錄父親和時若先生原韻一首》

羡公玉福俱偕來　渭水遐齡盛會開　繞膝良多三致祝　齊眉垂老兩無猜
椒花堂上欣榮景　玉樹庭前映翠苔　時雨化人沾教澤　佳賓滿座慶松杯

《雁字迴文》

年年夢在故園家　陣雁排空映綺霞　煙宿渚幽林吐月　暝棲蘆碧水明沙
天高點墨陳翎健　塞遠傳箋錦字斜　連海瘴雲愁極目　邊烽夕暗霧山遮
年年憶自故園家　翼彩凌空映綺霞　煙渚繞花蘆拂水　月溪搖影浪推沙
天書喜現全文妙　墨點橫揮數筆斜　連海大觀奇入目　邊城雪雁陣雲遮

《秋懷》

崖高唳雁去荒遐　樹隱雲邊客憶家　懷雅素衣霑白露　句新清泊對黃花
階前潤碧苔痕淺　日落搖光竹影斜　佳色暮山秋淡淡　齋幽墜葉響窗紗